

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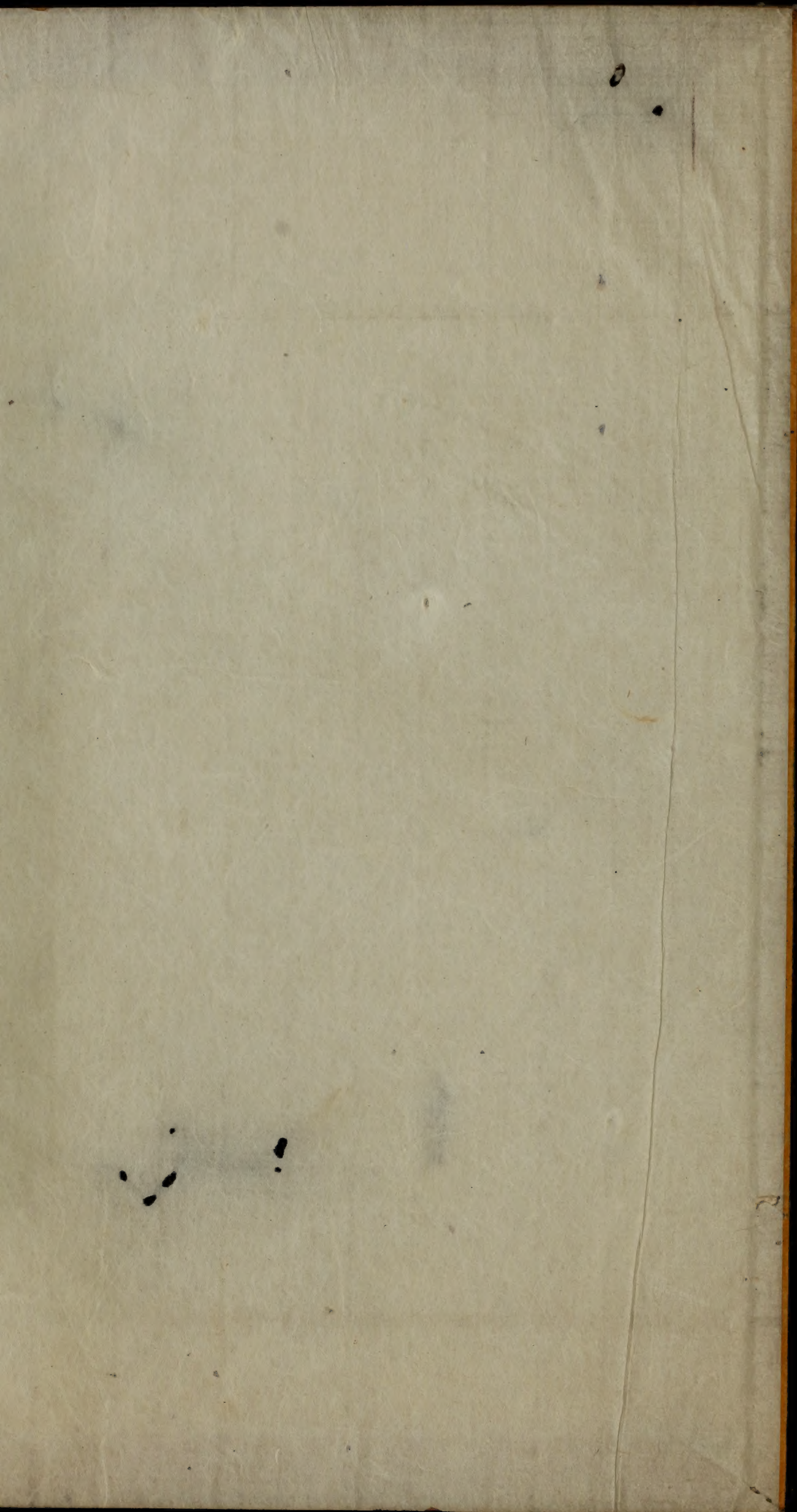
書

墓誌

說

農巖嚴續集

下



農巖續集卷下目錄

行狀

先府君行狀下

書

上尤齋先生書

墓誌

先府君墓誌追記

說

四端七情說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農巖續集卷下

行狀

先府君行狀

下

十二月 明聖王后昇遐 上新經大病遽罹巨創
府君職在調護憂悴已甚無何喪季子哀傷疾遂劇
累上劄乞免甲子正月虹變又引咎請行策免不許
三月 上舅金錫翼特除開城留守臺諫爭之不從
府君入對言錫翼秩雖高所歷不過守令宜從臺啓
改正 上從之而更命銓曹擬相當亞卿錫翼旋除
右尹臺諫復論之府君又上劄言亞卿以上古稱命

德之器其與舊都保釐之任無甚輕重改彼與此殊非 聖上俯採臣言之意錫翼今授京兆佐貳此與亞卿有間而臺論猶請反汗物議槩可見伏乞察臣前言更加審處使 聖德有聽納之實政體無驟躡之譏 上竟不改其命五月司饗直長崔慎上疏言尹拯抵書朴世采詆毀奉朝賀宋時烈學問心術之差此專由於爲父逞憾仍歷言宋公與尹公宣舉論議崖異本末以證之慎北人也素木強不識忌諱又憤其師受誣直斥尹公不死江都不絕尹鑄之失其語椎甚無醞藉時議譁然以慎爲誣辱先賢朴公亦

上章斥愼會府君與左相閔公同入對閔公首言愼以遐方人不嫻文辭疏語固不無妄誤然尹拯旣以義理雙行王霸並用詆斥宋時烈則愼不得不歷敘致憾本末以白其誣若以是謂之搆誣則非實狀也且拯於時烈情義之篤非他師弟比而今因私憾詆毀至此是不當復以儒賢待之更觀其悔改樹立之如何處之可矣府君繼言此事所關重大如以拯言爲是則宋時烈當爲何如人 累朝之所尊信士林之所宗仰皆將爲虛套矣如其不然則拯之所失非語言薄過彼此是非之間不可不明白辨別矣拯雖

是從前禮遇之人今後待之恐不宜如前日也因又
言宣舉自少有氣節負名望及經江都之變心懷隱
痛終身自廢用力學問志行篤實大爲士論所推重
設令江都之事或有未盡畢竟所就卓然如此非後
生末學所可輕議慎疏所論誠未免妄率然其大意
只欲爲時烈卞誣而已亦豈出於誣辱宣舉之意乎
因又辨朴公疏所引金文敬宏弼及黃秋浦慎事曰
宏弼金宗直之門人也宗直位高而無所建明故宏
弼投詩規諷後人仍謂宏弼貳於宗直奇大升以爲
師生無相貳之義此必出於誤記矣黃慎先正臣成

渾門人也壬辰後 天朝欲與倭賊通和 宣廟廷
議可否成渾以爲我國形勢旣不能自立不得不姑
從 天朝之命黃慎以爲不可累書質問於渾此何
可與拯今日事比而同之乎師生之間有疑則叩質
有過則規諫自是義理之所當然而至於與人私議
直斥其學術本原曾所未有臣素聞拯資稟甚美數
十年讀書負一時重望而今忽有此事此必見識不
明心有所蔽不覺其流入於不是處耳 上頷之六
月旱甚 上議盡放獄囚府君言古有匹婦含冤而
致旱者亦有疏決獄囚而得雨者感應之理固自不

爽而若毋論罪犯輕重一併赦宥則亦非應天以實之道 上納其言命死囚中冤枉者審察稟處他罪囚亦令速行處決毋使滯獄府君又言洊饑之餘國計蕩竭民生未蘇而今歲灾荒又如此百爾思之他無救民之策唯有愛惜財用節縮浮費爲第一急務苟能一分節損則必有一分及民之惠凡係不急之事無論費用多小皆宜停罷若以所費不多而因循如故則節損之政終無以行矣聞頃者命校書館刊刻內下書法方取石於忠州云此等不急之役亦非今日所宜請先下教停止常以不作無益爲心申飭

有司之臣大小浮費一切停罷又言收拾人才亦弭
災之事近來每遇災異輒有別薦之舉而但文官之
已出仕籍者或久在罪廢或沈滯鄉曲積年不得甄
敘至於嶺南則作散者尤多其中豈無可用之才分
付該曹隨才調用亦伸幽鬱之道也 上並從之嘗
於筵中有言當擇守令者府君言銓官聞見有限許
多守令固難一一精擇然注擬之際常以爲官擇人
爲心則當有慎簡之效又必先擇初入仕以清其本
常時六品窠亦必以可合牧民者擇差則守令自可
得人也又言守令之剝割生民者固不足言而又有

一種要譽之類凡官中應捧之物一切減除使官家不成貌樣至於徭役之必不可廢而民力所易辦出者亦必申報上司遷延退捧以爲目前姑息之計致令積逋漸多終爲民間無窮之弊其流之害殆與剝割者無異如此之類所當責罰禁抑不宜崇用以長其弊而從前或有冒得虛譽至被陞擢者殊非朝家勸懲之道宜令銓曹詳覈名實以行黜陟 上從之判義禁南公龍翼與承旨尹趾善爭罪囚擬律事詆斥紛然府君謂禁府所奏當非故徇私低昂而物議多與趾善同且承旨啓辭之後禁府費辭奏記殊未

爲是判義禁當適趾善所言雖公亦失相敬之道請
推考 上皆從之南公於府君最親厚舉世所知然
遇事可論亦不饒假焉執義李后定再承召不進
上命下之吏府君言后定身在輦下終不赴召固爲
非矣然后定 宣廟朝禮待臣基禹之孫也家世清
貧常在飢餓中而猶不肯仕雖其所執不可知然亦
異於營營世路者矣今以不仕之故有囚推之命恐
傷事體且駭聽聞 上命卽放送乙丑正月入侍又
陳裁省節用之道二月入太微垣府君言天道玄
遠雖不可詳知然在占法以爲宮禁不嚴之兆 聖

德清明宮闈之內非不肅穆而變異如此宜加脩省
無令乖氣干其間先是四學儒生以昔年尹拯送書
史局妄引栗谷少時學禪事爲其先人分解而謂栗
谷真有入山之失先人初無可死之義是爲誣辱先
賢移文中外以聲其罪識者多咎其過當而四館遽
施以停舉之罰人情又不平於是有李震顏者上疏
言其事攻尹拯益甚政院啓斥其非 上特命停舉
府君遂入對言尹拯私書說話學儒輩提起論斥於
累年之後固爲不當然其所執旣云爲先賢伸辨則
所重有在不可深攻且此等論議非朝廷所預知而

四館之官挺身擔當遽施停舉之罰從前誣辱先正如柳稷朴性義輩四館亦未嘗施罰而今乃如此其意未可知也尹拯書中真有入山之失一句語固未免妄發而臣意則其所謂先人無可死之義者似與其父本意相左尤涉可疑矣江都之陷尹宣舉爲見其父托爲宗室珍原君從人微服出城往南漢矣孝宗朝屢下召命而宣舉固辭不出 孝廟問其故宋浚吉趙復陽陳其與妻約死而不能死與友約死而不能死故隱痛自廢其後宣舉上疏亦言二臣所陳無非實狀而然臣本情不爲妻不爲友只痛臣身

之苟活而已且以爲奴苟免事并及疏中無少隱諱
痛自刻責其意可謂好矣如使果無可死之義則

君父之前豈如是陳達乎於此可見宣舉之本情而
終身自廢確守其志則其所自處亦可尙矣前日之
事不足隱諱而拯必欲以其父江都之事歸之於盡
善盡美至引先正不當引之事爲證以此直謂之有
意誣辱則必無其理亦無以服其心而觀其辭意引
喻不倫其於先正無顧藉嚴畏之意則可見矣自乙
亥以後五十年間一種醜正之輩執以爲誣辱之端
前後士林之極力辨爭皆在於此一欵而到今拯之

書辭證成其說以爲邪論藉口之嚆矢烏得辭其罪乎李震顏臣未知何狀人而觀其疏語雖有不能稱停者大意則只是爲先賢伸辨深攻尹拯而已政院費辭陳啓專爲護拯之地 聖教至斥以危險特施停舉之罰以明示好惡爲教 御前停舉事體甚重施之於誣辱先賢之輩則宜矣何可以攻斥尹拯之過而遽施此罰乎副提學崔錫鼎進曰江都旣沒固當殉死而南漢未下猶有致身之所且宣舉之父在南漢故爲尋見其父不果死於江都拯所謂無可死之義者蓋以此耳府君曰臣於宣舉素所尊慕今所

云云非敢臆度爲說皆出於其疏所自陳者雖使後
之人論其事跡必不外此而他求矣錫鼎曰宣舉疏
所云只是自引咎之辭而人以此訾其不死故拯援
引李珣疏自謙之辭以證之豈有一毫構誣之意哉
震顏用意極不正停舉非過矣府君曰李珣之疏亦
以其實有入山之事故爲此自謙於君父之前也
若使宣舉初無可死之義則告君之辭何等重大而
乃敢故爲虛妄之辭乎震顏之疏旣爲先賢伸辨則
停舉之命不可不還收以杜邪說以明是非矣上
從之府君又言四館之官施罰儒生使其論議推上

於朝廷致此紛鬪之端皆由於四館之妄作也且尹拯事雖不可直謂之誣辱而事關大賢所失不小四館通文中曲爲分疏有若事理正當少無差失者然其偏護之態有不可掩請並罷職 上亦從之錫鼎旣退又上疏申辨語頗侵詆府君 上怒罷其職府君上劄引咎且請寬宥錫鼎其畧曰尹拯書辭之非出於有意誣辱則臣旣言之矣學儒輩提起論斥於數年之後臣亦不以爲是矣獨其援引不當引之事以先正爲真有失者未見其爲正當道理而爲拯分疏之人專務覆蓋周遮必欲歸之於盡善無過之地

者其心亦未可謂公平此臣所以慨然於時論之偏
係而不得不一爲開陳者也今之右拯者雖妄發二
字亦有所不敢下者此不過意在愛護猶恐或傷而
若以其言爲非妄發則是適足以實拯之言而重拯
之過恐非所以愛護之意也其亦不思之甚矣然今
時論議大抵皆類此不獨錫鼎一人之言則在 聖
明建極之道只得正其好惡明其是非使詖辭邪論
毋得以投其間可也何必重施威怒以失和平之則
乎且其疏中不仁甚矣一欵語未必專出於指斥臣
身則執此爲罪亦恐有乖於原情用罰之道也旣而

大司諫李寅煥又上疏攻府君且以爲尹拯書中文
字非拯自劄卽李珥自謙之辭府君上劄辨之曰李
珥辭職之疏自謙則誠有之矣今之言者以尹宣舉
上 孝廟之疏以不死自咎與此相類拯之不以其
父自謙之辭斷以爲可死之義者義理正當未見其
不可云誠如此言則何獨於先賢自謙之辭斷以爲
真有之失耶子弟之爲父兄後學之爲先正雖有恩
義之別豈容輕重異視有所與奪於其間乎爲此論
者徒急於救拯而不顧其大悖於義理其言之破綻
自有不可掩者臣不欲多辨也尹拯之妄引先正雖

非有意於誣辱其爲誣辱者之嚆矢則大矣昔曾子以子夏使西河之民疑子夏於夫子數其罪而責之子夏亦受而不敢辭况如拯之援引不倫以資邪黨害正之說者烏得以逃其罪哉有罪無罪自有公論又何待於臣言而證成之哉臣之前席所陳不專在於調停只欲爲 聖朝正好惡爲士林明是非而已然是非之中亦自有輕重曲折尹拯之失專在於爲邪論口實則所關非細何可以非故誣賢而不辨其言之謬乎震顏之疏只是爲先賢伸辨則大意自好何可以斥拯之過而遽加以停舉之罰乎臣之執兩

端而開陳者意實在此非爲一震顏地也今寅煥至以言與事相左是與非相蒙詆臣斥臣殆無餘力臣雖疲劣亦不欲效寅煥輩一意偏係有是無非者之爲也至於搜出年久私書雖以此爲執言之端而以其年久而初不提則善矣其書旣傳之史局爲修史諸臣所共見便同公家文字而到今播諸摺紳達之天聽則其言之是非亦安得無辨乎大抵拯書一句語其初之失只在於拯而今則一時之人傳襲其說守若金石牢不可破寧以先正爲真有失而不欲以拯爲少有過至於四館之官附麗金弘福之論

者多是一種醜正之徒而反以數十人之同叅自詫以爲公論打成一片畧不知恥視平昔尊慕之先賢幾乎若弁髦他尙何說世道之變人心之壞臣實爲之寒心也仍乞適免 上開諭不許後又入對具陳病劇不任職又時議漸激尤不可仍冒請解職調病以謝公議崔錫鼎被罪過重請從臺啓還收 上并不許會有虹變又上劄乞賜策免後又屢引疾求解 上每勉諭不許至七月章凡二十七上乃許適拜領中樞府事後 上將引見賓廳諸臣前一日特遣承旨諭令同入翌朝又遣史官申諭府君以病不進

後旬日復遣史官諭召府君承命詣闕 上時有疾
新愈賜對於養和堂從容與語諭以勉副之意且曰
卿以 先朝顧命之臣國家休戚當與共之予之倚
卿非他臣比卿亦宜盡瘁鞠躬如諸葛亮之於後帝
也府君惶恐謝曰居相職久不能上裨 聖德下濟
民生所以必求遞免者非欲自便實爲國事耳然臣
受恩罔極憂國之誠豈以去位而有間亦豈便思休
退况今時勢如此臣忝在大臣之列豈不思所以圖
報耶因又言旱災比甚民事切迫日者 殿下罪已
責躬辭意懇惻人皆感泣親禱未過三日遠近皆雨

無不浹洽感應之理可謂昭昭詩云昊天曰明及爾
出王人主其可以天道玄遠而少弛警畏之心耶

聖上對越之誠常如此時則不但事天其於爲治可
庶幾矣 上深納焉府君又言臺臣尹敬教朴泰萬

疏皆言言出大臣不問是非皆從之臣不勝惶恐人
君聽言不當問官之尊卑惟當一視其言之是非而
用舍之臣久居相位所言無可裨益人言之來誠不
足惟而但慮今後爲大臣者雖進善言而爲 上所
信用臺臣輒以爲言則是緣臣無狀而累及於他日
之大臣也臣於此尤竊惶悶矣 上曰臺臣疏語是

非顛倒苟大臣之言有可用者則予豈以人言如此而不聽用也日後如有可言之事卿亦勿以此囁嚅可也府君曰臣曾以李震顏事陳白蒙允物情尙今拂鬱朴泰萬疏語蓋指此也臣之所言或顛錯不可用則 睿鑑孔昭自當棄斥不必以大臣之故而強從之也仍請退出俟 上候平復更入對 上猶不許退令更達所懷府君復陳軍政數事而退時 上以府君控辭懇切雖許遞免恩禮優厚踰於時相及是賜對屬意尤鄭重人知不久且還相矣後二旬果復拜領議政三上劄懇辭不許九月有雷雹之灾府

君上劄陳戒曰臣聞傳曰雹者陰脅陽之象聖人在上則無雹有亦不爲災又聞陽奮則爲雷陰凝則爲雹陰陽相薄則雷雹皆至以此觀之則雹之爲災其徵誠可畏而雷雹之並作豈非尤可畏之甚也人君代天理物常以扶陽抑陰爲務其所謂陰陽者非專指天地之氣也日用事物之間無往而非陰陽也卽心術而言則天理陽而人慾陰也卽國家而言則朝廷陽而宮禁陰也卽人物而言則忠賢陽而邪佞陰也一扶一抑各有其道懲窒遷改義理常勝則心不患不正陟罰臧否宮府一體則國不患不理舉直錯

枉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賢才不患不登矣如是則聖德清明如日中天表裏洞徹稜翳罔干尙安有陰盛脅陽之患哉雖有仁天一時之譴告不足以爲災矣因乞罷退以塞天怒。上獎諭不許丙寅三月入對言趙持謙等前以大臣言被譴持謙及秦東後皆蒙敘持謙授嶺伯未及拜命而死秦東亦連擬三司而獨道一在外四年尙未召還政官曾擬清選至被推考補外本輕於罷職而今則輕重倒置用人用罰俱不當如是也。上許以漸次收用時。上將選嬪御以廣儲嗣府君言凡人家擇婦之道孰不知

和順爲上姿色爲末而初頭所易知者外貌故其所
取舍常不免以姿色爲重此是通患古人云威儀辭
氣之間可知其德器與福性誠以此察之庶合於德
選之道矣 上納其言旣而從子昌國女在選中女
素有疾不宜子府君亟入對言其狀力請改定 上
不許府君反覆以爲言且曰臣以處子一家之人知
其有疾而隱默不言他日雖被重罪亦何以自解然
臣此言亦非爲免罪計也實爲國家大事也士大夫
固不願連姻宮禁而臣忝在大臣之列豈敢容一毫
私意於其間乎 上終不許時灾異屢見府君益憂

懼不安上劄乞免曰臣待罪鼎軸前後七年國綱日
紊而臣不能振肅朝論日乖而臣不能鎮靜民生日
困而臣不能拯救以至鄰嘖日聳主辱罔極而臣
又不能奮自強之策效臣死之義論其罪咎誠有萬
殞不足以贖者臣之宜被斥退豈待於今日灾異之
作乎然自臣忝叨以來日月星辰之變水旱風雷之
灾疊見洊臻指不勝屈至于今日而極矣調元贊化
雖非可責於臣者而若求其召災致異之本則臣實
爲之首是以每遇一灾一異臣心震惕如負重辜直
欲滅身隕首以塞天怒以謝國人而不可得則仍據

匪據以增其罪戾又豈臣之所敢畧刻自安者乎先是虜以我北路邊民犯越殺人遣使責問因擬以罰金故疏中及之既而當遣使齎金詣虜中諫臣有言今行宜有陳辨之舉須遣大臣爲是上遂命大臣行府君入對言今日國家之辱舉國臣民孰不憤惋欲死臣志氣卑弱精誠淺薄日見君父遭無前之辱而至今恬然不能自決論其罪名豈容於覆載之間乎使行往來不過原隰數月勞耳豈足以少伸臣死之義而臣旣忝首相義固當往其於私分亦可以粗安矣上諭以首席不可久曠府君又引古事力

請終不許府君退又上劄曰臣之病劣終年在職亦未有一籌半畫裨益於國家燕路往來不過費了數箇月則其間臣之去朝有同江湖之鳧鴈曾何足爲有無乎且有一事今若許適臣職改卜他相則首席自不患無人而臣雖以原任差往彼旣知臣之爲行查時首相則所以重其事體者無間於時任矣如此則國體私義兩得其宜豈非計之善者乎臣久叨匪據猥當百責終致君父遭此無前之恥辱又不能早決一死恬嬉苟度以至今日人臣之義掃地盡矣至於當次之役猶且苟免使僚相替受獨賢之勞而

顧乃委蛇盤礴安保祿位如舊則雖臣之頑鈍無狀
決不忍爲此而忠義之士必有益增其不平者其爲
貽累清朝當復如何哉 上又勉諭不許府君遂引
疾請急章劄凡三十餘上不得請屢遣近侍敦勉不
得已復出六月入對言昔諸葛亮將出師討賊上表
其君以宮府一體爲第一義夫以一隅之蜀抗衡中
國興復漢室其事之大且難孰甚於此而其所陳戒
唯在於此此實識時務之言也凡天下之事必大本
先正然後其末可理今日國勢雖至於此 君臣上
下苟能克祛私意事無大小皆以至誠大公爲主則

豈無庶幾之望若或有一毫私意干於其間則雖有良法美政亦不過爲文具矣朱子亦嘗言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慾難除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守若泛而言之則逐戎虜立大功豈不難於去私慾守本心而朱子之言如此 聖上於此正宜體念而羣下亦一心惕慮各祛私意凡事皆務誠實然後庶可以有爲矣 上嘉納七月副校理李徵明因災異應旨上疏語及戚里有先事之戒且請 上勉戒 坤聖 上震怒召至政院詰問言根因命罷職不敘政院爭之 上益怒下諸承旨獄更削

黜徵明府君上劄言今之戚里自是士流中人非有
驕奢濁亂之失徵明亦以爲姑無可慮之迹而至舉
地震之變終以勉戒 坤聖爲請其言之妄率甚矣
然究其本情不過有懷必達言不知裁耳今威怒太
遽處分太過使中外之人不暇咎言者而反以 聖
上所處爲無前之過舉臣竊惜之夫究詰言根本非
盛世事人臣進言或據其所聞或隨其所見而陳之
則在 君上聽納之道可者用之不可者置之而已
若一有逾耳輒嚴詰其所自出則孰肯爲國家盡言
不諱昔宋哲宗初年諫臣劉安世范祖禹聞禁中求

乳媪上疏以近色太早爲戒言甚切至宣仁太后諭
以此外間虛傳祖禹對曰外議之虛亦足爲先事之
戒太后深加嘉納下之進諫上之聽納必如是而後
方可謂交修不逮矣以 殿下明聖何不念及於此
乎政院居出納之地隨事覆逆乃其職耳豈爲一徵
明地而遽加以無君之罪使直廬近密之臣蒼黃顛
倒駢首就理其爲觀聽之震駭又如何哉時外間或
傳後宮有新被寵幸者徵明於疏未及之請出其
人頗意 上怒尤在於此故府君引乳媪事爲喻
上意終不解只命釋承旨方政院玉堂爭徵明事也

上屢下嚴教辭旨多不中至曰予素無學問之功
又曰予本懦弱於羣下所爭常多勉從故事有不快
於意輒相率請對向日主弱臣強之說殆不虛也府
君後因入對又言曰皇天 祖宗付畀之重萃於

殿下 一身 殿下之所自期羣下之所仰望豈不以
堯舜三代爲準而今因一言者輾轉激惱至有自畫
自棄之教諸葛亮之言曰不宜妄自菲薄以塞忠諫
之路程明道嘗極論治道神宗曰堯舜之事朕何敢
當明道對曰陛下此言非宗社之福也 殿下今日
之言恐亦非 宗社之福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

地况今書諸朝報播諸中外其爲 聖德之累豈特
一時過差而已哉 上曰激惱之餘文字自至如此
初非有意而發也當爲卿改之府君又言裁抑戚里
自是古今通論聖賢於此亦嘗深戒故凡爲士類者
必守此論然外戚無代無之人有賢否之殊事有是
非之分雖本土類中人而若沈酣富貴變其所守或
驕奢放縱營私害民則在上者固當裁抑在下者亦
當規正不然則當國家孤危之時肺腑之臣固宜親
信昔在 明宗朝沈連源以 仁順王后祖父爲首
相素有厚德重望故尹元衡濁亂朝廷網打士類而

國家有匡正之益士林有扶持之勢皆連源之力也
及後李樑亂政沈義謙亦有周旋之力其前後扶護
士林之功如此 宣祖初年朴應男爲大司憲先正
臣李珥日記中論應男戇直敢言駁擊無顧忌人多
怨者而以 中殿叔父被 上眷重士林恃賴及卒
士類惜之先正於外戚稱道不以爲嫌如此今之戚
里未知與古人何如而姑無顯著濁亂之事年少之
輩徒守古人常論必以裁抑外戚爲事此固出於先
事之慮然論以時勢有不然者今此徵明之疏未知
有何深意而至其勉戒 坤聖一語非臣下所敢言

者但遠方聽聞必以謂言涉戚里而罪之其爲不幸
當如何哉且罷職與削黜固無甚輕重而初只罷職
繼因救解者又加以削黜亦非 大聖人和平之德
也 上雖不允許酬酢如響府君因又言人心出入
無常平日雖常操存而潛隱未見遇事觸發大賢以
下亦所不免程子謂七情之中唯怒爲甚能於怒時
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者正欲卽此加工耳因舉
孝廟朝入侍講筵 孝廟下教每患暴怒難制近
得一法於其怒時便忘其怒置諸一邊久後思之則
始覺其非此與程子之言如合符節自古人主用力

於克治之工孰能有如此者哉臣至今思之不覺感泣又嘗因三月雪延問弭災之策宋時烈宋浚吉首言金弘郁事浚吉因曰今日雖不卽聽許清燕之服平心思之則必諒弘郁之情而知處分之過當矣

孝廟答曰所言如此宜卽改之何待後日卽命復其官爵浚吉曰臣庸孱不敢直請卽改而 殿下輒先許改臣之庸孱著矣因臣之庸孱而 聖量之快濶尤爲有光云此皆臣之所親見者故敢以爲達非但今日事凡於聽言之際每以 孝廟之治心從諫爲法則 宗社生民之福也 上開心嘉納府君又言

頃日 聖教中主弱臣強之說雖緣一時激惱而發
此教一播之後羣下莫不震怖此豈獨當日入侍諸
臣當之哉此說之行於虜中已久其孰無痛迫之心
而亦無奈何矣向時一番人欲藉此二字盡毆宋時
烈以下諸臣於死地幸賴 聖明庇護得以保全而
今者遽有此教 聖上若以此毫分致疑於羣下則
此固羣下平日不見信於 君父之罪而若因一時
進言有咈乎 聖心而發此教以爲牢拒之地則尤
爲無窮之憂矣孟子云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
謂之敬又云莫如我敬王若君上有過臣下救正而

輒以不恭不敬之罪加之則豈不與古人之言相悖乎臣下之進言爲臣強人君之聽言爲主弱則下必以臣強爲懼而不敢盡言上必以主弱爲戒而不復聽言其爲妨言路而損聖德爲如何哉臣亦知

殿下此言出於激惱非有深意而因一時激惱之

聖教成今日朝臣之罪案則羣下亦豈能一刻安心立朝乎臣自聞此教深憂過慮夜不能寐今當入侍若不盡所懷則是自外於天地父母故敢冒死畢陳矣上頗爲之開釋先是尙方以命造轎蓋

大王大妃所御而外人或謂爲後宮造也上聞

之甚怒命罪尙方吏且焚其轎至是府君並言其太過仍陳嚴宮禁之道務在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而近來外間多傳宮禁之言此由於外人出入宮禁也宮戚家出入禁中固出敦睦之義而亦須限節以嚴宮禁 上納其言命自今內人等非死病及父母喪母得出外八月因虹變上劄乞免且言古先哲王遇變而應之者其道無他不過曰克謹天戒曰修先王之政曰側身修行而其所謂謹與修者儘有許多物事不爲空言務盡其實故終能轉災爲祥以致重興之休天人感應之理有如此者矣昨者伏見 聖教其

所以責躬求助勅勵臣工者痛迫惻怛茂以復加朱
子曰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今日召災之失
與將來消患之方 殿下旣自知之矣果能擴此一
心推之百爲行之以誠實持之以悠久則感格天心
迓續景命之道豈可以他求哉後又入對言災異洊
疊國勢危急此皆臣竊位妨賢之致請賜策免改卜
賢德挽回國勢救濟民生 上慰諭不許府君遂陳
節儉之道且言頃因旱災求言中外之人絕無應者
此由於言路之不恢誠可慨然今又求言恐未免爲
文具之歸自古人主之聽言遜志得中之言聽納非

難惟過激失中者亦皆優容寬假然後乃爲盛德事
史稱漢文帝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置之此實後
世人主之所當取法者也李徵明之疏言雖不中旣
出於應旨進言則不可輕施罪罰况其被罪已久今
當遇災求言之日別賜寬貸以開言路則豈不有光
於 聖德乎 上命還收徵明削黜九月 上行常
叅禮府君進言曰常叅之廢久矣今日舉行羣下莫
不聳聽 祖宗朝視事之規朝行常叅晝開講席夜
有召對以敷求讜言咨詢弊瘼古人所謂親宦官宮
妾之時少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者正謂此也臣嘗聞

成宗大王盛年臨御上奉 三大妃殿逐日問安
之後不輟常叅仍開講筵其無時豫怠如此故治化
之休明三百年來所未有人君害治之事固非一端
而逸豫爲最甚故傳曰逸者人君之大戒伏願惕念
於此仰體 祖宗勤政之意 上嘉納先是判府事
李公尙真請貸閔熙洪宇遠之罪謂宇遠本情非出
於指斥 東朝及是臺諫李頤命首劾李相府君亦
極論宇遠罪狀而曰昔唐任文之黨如柳宗元輩其
文章才藝豈不可惜而竄謫十五年卒死於遠惡地
後世論者不以爲過近日被罪之類言其情犯不止

於佞文之黨而被罪未久論議之紛紜如此臣竊慨然宇遠罪狀臣最首斥而耆舊大臣有此言在臣私義誠極不安然此事乃大是非所關不容不明辨耳其後臺啓久不止掌令李日翼引避不與語尤不趨府君又言李尙真所達特出於一時妄發自上不從臺啓只明其是非處分誠允當而但一種黨邪之輩藉此爲口實乘機立幟者前後相繼情態已涉可惡而日翼避辭尤爲放恣不可置而不罪且國家雖不加罪銓曹秉黜陟之權所當施罰而乃反汲汲除以正職難免注擬之失請推考 上從之右相李公

端夏以連歲饑荒國用匱竭請先減 廟享以痛示
節損之意朝議皆以爲難事不果行府君入對言李
端夏豈不知茲事體大而卽今時勢必須大警動大
節損然後可以救得又必先自重事裁減然後其餘
可以次第節損其意良非偶然而臣等及諸臣以事
體之重形勢之難有所異同 上意亦以此持難終
不得施行然臣等之意終未免苟且姑息而李端夏
之言則援据聖訓甚爲正當矣大槩 廟享雖減上
下凡百用度如不大段貶剋不能與裁減 廟享之
意相稱則終無實效而徒傷事體臣區區之慮實在

於此今雖不得裁減祭享自上及下常存心於貶剋
以爲祭享亦議裁減此時何可用常度乎凡百施爲
如在于戈搶攘之中則雖不減祭享必有其效此固
非只責於上躬者而其本實在於上聖上以身先
之而已正言韓聖佑上䟽論後宮封爵之失語甚勁
直上震怒罷其職批辭極嚴玉堂上劄爭之上
輒還聖佑臺職改其批辭明日府君入侍啓覆因進
曰韓聖佑事轉圜不矣終日人莫不欽仰矣然臣尙
不無所慮者人君女寵過盛或至蠱心喪德則臣下
進戒烏可已也今此後宮封爵準以古例自是常事

而近來久無此舉故有若初見者然此不過年少臺
諫未諳事體之致 聖上聲色太過舉措失中批辭
至有締結宮人之教凡在聽聞莫不駭惑此若出於
一時激惱則今旣更改宜無他慮如或有一分疑端
着於 聖心則他日或不無因事觸發之患事發後
救正不如先事而戒願 上常留意省察又言宮禁
之當嚴臣等亦嘗陳之其有作奸犯科宜付有司治
之而今命宮人有締結宮家飛語造謗者輒行梟示
因臺臣之疏而有此命固非和平之發况梟示卽軍
律豈宮中所可用也聞 世宗朝宮人有盜出御府

財者 世宗命依律處斬臺諫爭之以爲人命至重不可輕易誅殺雖國人皆曰可殺猶必審其可殺然後殺之若輕以律文從事則人君或有以私喜怒誅殺人者 世宗然之自此始行死囚三覆之法以此言之則雖有顯著之罪惟當詳審處決以今日啓覆事觀之可見矣大抵嚴宮禁之道在於端本清源不在於嚴刑峻法請還寢此命 上從之丁卯正月又有虹變府君上劄言臣前後遇災輒申策免之請非敢苟飾虛辭欲效古事而已區區赤心實出於爲國家計也 殿下不念相職得失之重徒眷眷於簪履

之舊拘牽至今尙靳斥退使國事日非賢路久妨卽此一事亦不可謂應天以實矣臣竊悶惑焉爲今弭災之道亦不可以他求唯當以實心而行實政亟黜失職廢事之一賤臣博選賢德畀以弘濟之責則人心允協天怒自回而將墜之邦命尙可以少延矣時內司將改築宮莊堰田於湖南地得 上旨調發本路民夫關由備局府君於割末附陳其不可曰湖南饑饉之慘最於諸道朝家所以救民之方靡不用極凡係擾民之事亦旣一切寢閣矣流散之相繼盜賊之肆行自歲前已然聽聞所及誠有不忍言者况今

開春賑政方始想其涸轍之急日甚一日於此之時
乃爲一宮莊之修築驅策阡死之民以赴其役則民
之怨詈當復如何亦豈 聖上仁愛元元之意哉諸
宮幹事之輩只知宮田之爲重其於民生之休戚死
生如秦視越此固不足深責而竊恐 聖明萬機之
中偶失照察此雖小事其爲損 聖德而失民望所
關非細臣不敢以事小而不言 上不許其辭免爲
罷宮莊築堰之役旣而政院因災異進戒有譏斥大
臣語府君又上劄乞免且言此不獨政院之論實國
人之公言人皆以事關大臣不欲指斥而近密之臣

獨能言之其意誠可尙而其言誠可取 殿下乃反
責之以未當恐非所以廣忠益恢言路 上慰諭不
許後又入對論弭災之道曰天地間陰陽無所不在
以人心言之則天理爲陽而人慾爲陰以人事言之
則公平正大爲陽而循私滅公爲陰奮發振作爲陽
而頹惰偷靡爲陰卽今私意大行百隸怠官已成習
俗深遠之理雖未知其如何而卽此觀之亦可以見
陽所以微而陰所以盛矣 殿下勤政講學孜孜不
輟委靡之患固非所慮然自昔人主必有陽剛之德
然後能大有爲願 上益加意於此以盡建極之道

則羣下自然從化而朝廷之上無陽微陰盛之患矣
今者月入太微此亦陰盛之象而其應在宮闈前後
屢見似非偶然更須於隱微幽獨之地益恢陽明之
道則陰邪之氣自底消滅而治道亦清明矣 上嘉
納府君又力陳久處首揆才德不逮使國事至此乞
賜斥退改卜賢相 上不許執義姜覲上疏論事其
一請令公卿以下各薦人才府君言比年以來屢行
別薦其中豈無可用之人而前後除職者率多京中
閥閱子弟鄉人入薦者注擬絕少且近來私意大行
廉恥掃地每當別薦之時奔競成風倖門大開今雖

新薦未必得人才徒使風習大壞宜且於前薦中更
加抄擇隨才調用上從之時湖南大饑餓莩相望
寶城人任大年出捐私財所賑活甚衆右相李公端
夏白上除官以激勸富室臺諫遽駁之李公上章
陳辨引咎乞免掌令韓范齊又因自劾譏斥李公李
公遂出江上再上章乞歸府君上劄極言臺臣前後
論事之謬勸上召還李公其畧曰今八路皆饑民
命近止至於湖南一道餓莩載路聽聞所及心驚哽
噎而國儲蕩竭賑哺路窮將未免立視其死當此之
時苟有出斗米活一民者雖顯官重賞亦無所靳惜

設令大年未必出於無所爲而爲賞一勸百以濟生
靈此誠今日最急之政何暇論其他哉國家名器雖
曰可惜若使臺臣果有視民饑猶已饑之心則此等
論議必不輕發於今日而汲汲駁正惟恐不及使一
道人心之歆艷聳動者變以爲摧沮索莫以絕其勸
分應募之路朱子所謂自壞其權宜濟事之策者其
亦不思之甚也况仕路之淆雜莫甚於近日曲逕奔
走僥倖得官者豈盡窮經力行之士存心愛物之人
而未見言路有以糾劾而澄汰之獨於鄉曲一寒士
之活民受賞者首先擊去以爲重惜名器之計此何

足以服四方之心乎且范齊不思自反張皇嗷嗷至以深刻斥大臣今之朝廷雖無體統亦可謂無嚴矣然大臣進退關係甚重以此一事至決去就則竊恐其太過也日今國勢民事實是危急之秋大小臣僚正宜協心同力如救焚拯溺之不暇而况輔相之臣休戚與共豈容其率意引退乎於是上特適范齊勉諭李公掌令趙儀徵論救范齊斥府君操切言者且謂大臣進退百官仕路之淆雜不當偏責臺閣上又特適其職府君上劄申前說且曰進退百官雖大臣之職激揚之責專在臺閣則爲大臣者其可屑

屑於小官庶僚之彈劾替行臺閣之事耶此其事理
有不然者但臺諫有庸繆匪人循默不職者則大臣
亦可得以糾正而臣誠疲軟曾未能焉此則臣之罪
也又言臣妄進一言使 聖心激惱特適臺臣至於
兩人喉司覆逆諫臣論執而俱不得請 聖上之愆
違因此而激成微臣之罪戾因此而益增以臣無狀
冒據鼎軸旣不能匡輔 聖德乃反助成其過舉則
其罪又安可勝誅哉因請甄復兩臺臣以恢言路
上不許先是尤齋宋公上疏言尹拯不當以背師爲
罪因歷舉平日與尹公宣舉言議相舐排之故至斥

其黨助賊鑄於是尹公門人益怒將上章辨理右相李公端夏聞而憂之謂此疏一上則士類論議將益潰裂不可復鎮定遂入對言之請預飭政院勿納其疏府君繼言鑄改撰中庸註全背朱子定訓時烈常目以異端而病宣舉不能斥絕居常規責語多迫切今疏所云初非追發之語而宣舉丁丑後所樹立又舉世所共知無待於陳辨右相所陳意在調停宜如其言上從之既而疏果上政院却之而其疏既極詆尤齋又斥大臣壅蔽主上孤立因請以大槩登諸邸報於是臺閣劾政院不先啓稟直却其疏而判

府事閔公鼎重亦言宜俟疏入明白處分而徑請勿
捧未免失體因請 上取覽其疏明定是非府君遂
與李相同入對訟前言之失且言事已至此無復鎮
定之望宜如閔相言處之 上命取入其疏旋下嚴
旨疏頭遠竄餘人削仕版至是正言崔錫恒極言其
爲師訟辨不可深罪且譏大臣始請勿納旋又請入
古今天下無此國體府君上劄辨之曰當初臣等之
請豈不知事體苟簡而只欲爲朝廷鎮定之計萬不
獲已也且臣等妄意以爲朝家既有成命則雖是必
可上之疏在道理不得不還寢如是則彼此自底於

泯然無事矣至於不有朝命強呈其疏張皇其辭說於大槩傳示其疏本於史官必令謄播而後已則實非臣之所料也投䟽之人旣斥大臣政院之壅蔽至謂君上孤立臺臣又以怒於臣等者移罪喉司至有請罪之啓原任大臣又上劄言之原疏旣播衆言喧騰是非未辨物情拂鬱則雖欲鎮定而有不可得事勢至此與前大異羣議之非斥又如此則亦何可膠守初見而莫之有改乎入對自列請入其疏實出於此非臣等所樂爲也五月承命卜新相凡三卜上皆不用又命加卜府君與右相李公同入對言人

主之職莫大於論相而論相之道不出一時公議今若求之人望之外則臣等固不敢承順而知臣莫如君且上下可否亦是美事昔宣祖朝首相有闕再命改卜而終舉金命元韓應寅尹承勲三人使之擬望三人者後皆爲名相今亦明示上意所屬可矣上遂命相趙公師錫已而副校理閔鎮周上疏言四次加卜古所未有物情驚恠而大臣不能匡救從而將順府君上劄自列曰唐虞之際疇咨僉諧使宅百揆固無論已降及後世如魏文侯之間相於李克漢惠帝之間曹叅於蕭何猶有上下可否之遺意矣

至於宋仁宗之親擢文富二相而不嫌於偏私王朝
之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而不嫌於衆多惟其人賢
否之如何耳恐不可以一槩論也我朝卜相之法最
爲苟簡下旣循序擬望上亦循例下點無復有古意
矣至宣廟季年特舉三臣之可爲相者詢問大臣
其時大臣如李恒福之德望見識非今人之比而乃
以知臣莫如君之語對揚 聖教 宣廟更命博詢
朝議而又以爲不必更議力請並卜三臣終不以承
令順旨爲嫌臣之入對陳稟意實在此未覺其有害
於事體而但臣之所稟 上之所教不在於初而在

於屢命加卜之後所以致今日之物議也此則臣之
罪也仍念鎮周之疏意在謹常法慮後弊朝家舉措
不能盡善無失則此等議論亦何可無哉今 殿下
旣以謬戾斥之又以浮薄喜事摧折之恐非所以恢
言路集衆善之道也六月引疾請急時府君宿患頗
苦又添痰瘧閱月彌留意遂欲因此釋負章凡二十
七上其遣承旨敦諭者一史官傳批者僅一而已恩
禮視前時頓衰人莫知其故已而果許遞授領敦寧
府事再上劄請解諸司兼任及扈衛大將不許八月
十七日被嚴旨出城待罪 上遣近侍諭還府君上

疏請下司敗勘罪不得請遂退歸楊山先是東平君
杭特受惠民署提調臺諫以無古例爭之不得既停
啓矣已而復啓爭之 上怒下教政院曰刑賞黜陟
人主之大柄一有撓奪則將安所措手足爲國之道
莫重於考慎其相而以去秋之事觀之則未知其必
出於慎簡之意故今夏卜相時有屢次加卜之命非
出於一毫偏係之私而曾未一朔鬧端大起枝節層
生終使大臣不安其位而後已此無非主勢不尊輕
蔑國家之致竊以爲從今以往取舍雖有失宜含默
唯唯而後庶可免此等羞恥之事故嘗以此自誓於

心矣東平君之特拜惠民署提調非有他意於其間
意謂朝家之待王子事體自別而此署藥材出入之
外他無所關一番特除以便醫藥實合親親之道故
猶不懲羹率爾除拜矣一種恠妄之輩敢以三朔始
停之論謂之太遽激動臺臣欲售角勝之計誠莫曉
其心之所在政院陳啓覆逾又答曰人臣能言君父
之闕失則况人主之於大臣心知其舉措之未安而
終不敢是非求之事理果何如而其流之弊必至於
莫敢矯其非而後已既而又下教筵中曰始以李端
夏無吏才請遞刑判而後乃卜相趙師錫之登科在

三卜諸人之前而乃以久次先後爲諉予以爲不直故示未安之意耳蓋臺啓之再發也本因南相九萬有言而上認以爲府君所指揮又疑李公之爲相府君心知其不可而特以私引之趙相之卜本非府君所欲而其終被人言而去者亦府君爲之也故上教如此然李相之適刑判府君雖言其吏才不足而雅識其長於文學誠於國事故引與同升久次之說本爲諸人才望相等而趙相之爲吏判最後故初不入於枚卜中耳非謂其立朝先後也况日後鬧端豈府君所與知哉而今乃並以爲罪蓋其醞釀蓄積

有在於言外而人莫能測知也府君旣退歸再上疏
請譴輒例批勉諭而大司憲李公翊疏言無故厭薄
大臣人情疑惑浮言益甚宜有以開釋副提學沈攸
亦言某以先朝顧命之臣蒙聖上不世之遇一
朝恩禮頓衰豈不未安臣以爲殿下可與終始共
國事者惟某而已上爲稍開示聖意而猶以久
次之說爲未安九月萬壽殿灾府君移就路左以方
埃譴不得進慰拜疏自列前年秋不肖昌協應旨進
言因及李徵明事以爲當時外人頗疑殿下之怒
徵明實在於後宮事而此則旣在所諱故姑以戚里

爲辭於是人頗咎其妄言不避嫌至是金公萬重入侍講筵言兩大臣罪名不明而遽示厭薄之色外人或以金昌協前日之疏爲崇因其子而移怒於父固無是理而外間傳說如此此亦殿下所宜知也因又言趙相事閭巷間亦有浮言此雖不根皆上下疑阻之故也 上屢詰問浮言云何金公遂畧言外人謂趙某夤緣宮掖得拜相職於是 上震怒具言所以嗾府君者特以前兩事非以其子之故予則本非出於疑阻而下之人反以此等事疑上如此而國其爲國乎卽下金公獄鞫問趙相事所從出金公竟不

肯首而大臣諸臣屢以爲言。上遂命遠竄而以徒
知有大臣不知有君父爲罪。府君益悚懼不安。已而
上用右相李公翮言。屢下別諭。敦召府君。輒辭謝
不敢進。再上疏乞適職名不許。十一月。上幸長
陵。遣史官傳諭令來待於陵。下府君辭以疾。又上
疏請治前後違命之罪。上答曰。枚卜之日。卿之所
陳者。指爲天官。久次而予。乃錯認以出身久次。刑判
之啓。遞自有曲折。而予亦不諒本情。輕加非斥。致令
大臣轉益不安。棲遑鄉村。慚悔之心。曷有極哉。蓋是
日。首相南九萬於筵中具陳兩事。曲折且言。金某嘗

自以吏才非長辭適刑判而文衡銓長則累年帶行
蓋以人之才器各有所宜故其自處亦如此今若以
前遞刑判而後乃卜相爲罪則非其本情也於是

上遂命政院措辭別諭而批旨開釋又如此府君竟
辭謝不進戊辰二月上疏辭本兼諸任不許 上幸

寧陵遣史官諭旨令於駕還時來詣廣津府君又
以疾辭不進上疏待罪三月李公尙真入對言尹拯
事以爲父師尊雖同而情則有間拯痛其父追被誣
辱不得隱忍以全師弟之義臣未知其爲背師也退
又上劄言之至以終爲喪邦之根柢爲言府君雖在

屏退不容默然遂上疏曰生三事一聖賢之大訓古今之通誼我朝先正之論亦以爲師生無相貳之義則况於相絕乎設或不幸父師之間有不得兩全恩義者則亦須方便自處以示痛迫不得已之意可也豈必公肆詆辱以逞其忿恨而後方可謂愛親之孝乎拯之於宋時烈情義之深重非尋常師弟之比而其所致憾只在於其父墓文所稱述不滿其意望則以此而絕其師已非出於公心而乃於未絕之前移書士友直斥其學術本原無復餘地以此施之於朋友交際猶有所不忍况一面曰先生曰門人而一面

搆毀之如此臣誠蒙昧不知別有一種如許道理而
從古賢者未嘗見如拯之所爲則此誠世道之大變
士林之深恥在朝家明好惡之道何可復待拯以待
賢之科乎臣忝相職與今判府事臣閔鼎重同入前
席敢以此陳白只欲爲 聖朝卞是非正風教不料
其終爲喪邦之根柢也四月首相請召大臣在外者
與共國事 上遣承旨再三敦諭府君終不進五月
大王大妃有疾彌留府君以前旣承召不進且不
得進詣起居之列引罪自列因請鑄去職名疏旣具
未上而史官以 上旨傳諭令速登途以濟時艱蓋

用副提學崔錫鼎言也府君具陳疾病難進狀並上前疏請亟寢收召之命 上更遣史官諭旨令與偕來者再且遣御醫持藥視疾隨行府君竟辭疾劇不赴召 上命俟少間卽登道府君再上疏言病情日臻危惡雖欲致身輦下實無萬一之望 東朝積月違豫亦不得進詣近京之地以承起居之節請削職治罪 上輒遣史官答諭八月左相趙公師錫入對請召在外諸大臣而曰臣十餘年叅議廟堂日見爲國精誠無出金某右此是 三朝耆舊之臣 殿下任使多年亦豈無情義乎於是 上再遣史官傳諭

府君以疾不能承命俄聞大王大妃疾益甃進詣近郊及奉諱入臨成服卽還東郊上疏待罪旣而命製進大行謚冊再辭不許又黽勉入城上疏請逋諸任者再且辭祿俸皆不許府君本無意復入朝適值國哀又被文字之役黽勉再入而擬俟山陵畢卽歸會後宮張氏母乘轎入闕臺諫聞之捕治其從人碎其轎上聞而震怒卽收憲吏于內司杖殺之且下教曰金貴人族黨盤據氣勢可畏故其母乘轎入闕而未聞有此等侮辱事府君聞之悚懼卽刻出城明日轉歸郊寓臨發上疏歷陳情勢病勢不

可不退者三其一曰臣之家世世襲冠冕至臣祖父
文正公臣尙憲與兄文忠公臣尙容並躋台鼎名位
益大以顯祖父在時每以門戶太盛爲懼屢形於章
疏矣逮臣兄弟才地望實不及祖先萬一而幸藉世
蔭過蒙 累朝拂拭接武卿相之列盛滿之憂固已
懍懍而及今迭爲首揆繼秉樞勻又是前古之所未
有也一心悸怖常如危禍來逼而兒小迷駭亦列華
貫過福之灾理所必至舉家相對恒切淵冰之戒在
臣之道必須斂跡退避永謝朝籍然後庶可以得止
足之分而免顛溢之患臣之當退之義此其大者其

他情勢不暇縷陳非特古人負二宜去者比也臣前
後承諭雖無陳力就列之望一進天陛瞻望清光
畢陳情懇退填溝壑是臣區區至願而疾病罣礙計
莫之遂不意罹此大戚蒼黃赴臨不敢徑歸遲留至
今以待山陵之畢而方當諒闇之日臣又病淹
床席末由致身於咫尺之地以償私願敢於昨日還
出郊外以取調息之便矣賤疾危惡日進不退自念
臣以當退之身終未免溘然於道路則不惟臣之抱
恨無窮亦將大貽明時之累矣反覆自量不得不仍
尋東路以爲歸死故山之計一投田廬永隔象魏回

望終南但有涕泗而已 上遣承旨敦諭勉還不進
已而左相趙公上劄言金某 憑几末命屬托既重
素積忠勤忱誠已著始因微事久遯荒野造朝未幾
又復蒼黃出城固知 聖心缺然敦諭隨下而若循
例賜批泛然招徠則恐終歸於虛文願 上務盡誠
禮期於必致於是 上復遣承旨敦勉令與偕來諭
旨五六下府君不得已強起擬到郊外陳情而退中
路觸寒疾作不得前而還封䟽待罪 上遣史官勉
諭且令御醫持藥視疾會 山陵有期府君不敢退
處進詣東郊上疏具陳情實乞退遂微尙因留數日

會下 玄宮而歸未幾被命奉 太祖御容往完山
黽勉入城遂以明年正月南行未歸而時事變矣到
東郊疏陳病未復命待罪旣而兩司合啓削奪官爵
門外黜送翌日又請絕島安置三啓卽允配珍島退
憂公亦安置長鬢羣小意猶未已又請府君極律
上初不卽從賊黯又倡率卿宰十數人不從者以威
禍脅之合疏請從臺啓遂以閏三月二十八日下後
命城中吏隸嬪孺輩莫不驚號相告曰某爺何至於
斯乎會是曉雷雨暴震而傳旨因事少稽則曰天其
戒告之矣 主上殆不忍於某爺乎旣而聞金吾郎

辭陛又皆曰某爺竟無幸矣 主上何忍爲此府君
自入島知大禍在朝夕而處之夷然未嘗有隕穫意
及聞命舉家號哭村鄰鼎沸府君猶晏然不少動進
不肖孤等語之曰今日事久已自料何足驚也余本
無才德而魁科文衡位躋上相盛滿過分無恠其有
今日也且靜冲兩賢皆未四十而遭此禍吾今年踰
六十亦復何恨但愛 君一念自謂不後於人而終
陷大僂孤負國恩此爲慚痛耳然世變無窮名節難
保今日之死安知不爲人所羨也又曰余雖無才德
實無傷人害物之心前後承命治獄明或不逮則有

之至於故意羅織以戕殺爲快則自顧無是也又曰
昔靜菴臨命聞南袞爲相曰吾死宜矣今張熙載爲
內乘尹鑄吳始壽雪寃復官吾安得不死亦安用不
死哉又顧從子昌直曰近觀國事罔極實無欲生之
心雖自裁亦所欲而今承朝命而死實無所恨但伯
氏衰年將不免傷懷不能不耿結矣又教誡諸孤處
置後事甚悉取筆作伯仲二公及一家諸人告訣書
數紙且寫二絕以見志旣又寫高山一曲及黃山八
卦亭詩高山卽朱子武夷棹歌韻尤齋所嘗屬和而
八卦亭卽南壺谷龍翼韻竹林院儒所請也皆命蚤

晚傳去孤昌業曾有盆梅詩請和領之而未就也至是試以爲言府君卽口占書示蓋自聞命數日間辭章筆札寢食言笑一如平日無少異焉金吾郎至府君出聽宣旨就庭下四拜揖而坐從容問上候安否方宣旨時左右觀者莫不涕下金吾郎亦嗚咽不成讀而府君則陽陽焉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治命歸葬故山且舉牛溪先生晚年遺戒爲言及喪柩重不可以馬牛運而海島去故山千餘里人皆憂返葬之難旣而一路人士知與不知聞風來哭吊奠酌賻襚相屬於道又各出力負柩以次達于故山所至田叟

村女與行旅之過者無不容嗟哀恨往往有哭而送者以禍機之亟不克遵三月之制卜用五月二十五日殺禮渴葬于楊州粟北里雪谷丑坐未向之原府君受禍未幾而中殿遜于私第其明年退憂公卒于謫所至甲戌四月上大悔悟屏黜奸兇昭雪冤在府君與退憂公並復官賜祭而中殿亦復正位號天道於是乎定矣然於府君亦何及哉嗚呼痛哉府君爲人清明靖重溫厚端直持身制行一以莊敬爲主平居冠帶必飭几案必整終日危坐肩背竦直雖婦孺在前而欽欽如對大賓言辭簡重未嘗妄發

惟於意所傾倒纒纒語如貫珠而亦未嘗取快傷易
雜以諧笑也每出入禁中進退周旋不爽尺寸在
上前俯伏惟謹雖盛暑大熱手足無所移動陪祭
太廟徹曉植立如泥塑人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
由內及外未嘗有少變雖在忽急憂困之中氣像益
從容安泰不見有顛遽悴戚之容蓋望之儼然不可
狎侮而卽之則和氣藹然酒所談讌文采映發尤令
人豐壘親嚮不欲捨去也閨門之內恩愛篤至而尤
謹於禮議政公病中思梨以非時不得佳者遂終身
不食梨居憂三年不脫衰絰早失所恃爲終身痛移

孝以事從母每迎致於家備物致養怡愉順適見者
疑於子於伯姊亦然及喪哀動傍人事兩兄愛敬俱
隆旣貴且老矣猶斤斤執子弟禮退憂公在服中病
甚累月沈淹府君以衰麻養疾日夜不去側時方盛
暑閉戶坐深室中流汗被體蚤虱遍衣傍人視之殆
不可堪而終無勞倦色方喪盡禮 明聖王妃喪吳
公斗寅自哭班歸語其家國戚致哀未有如某相者
因山日諸執事見其哭泣之哀亦無不感歎稱說
御子弟簡而莊不大聲色不多教條有大過方始譙
讓而最以惰放不檢詭誕不經爲至戒若其志意不

俗嗜古文向實學者則雖或凌高厲空而亦喜而與之不以爲病科事去就舉業疎密各任其自爲而不甚切切焉於族黨親舊待之曲有情意婚喪之須隨求輒應其有期日者雖在卯申倥傯鮮有忘失然或所請稍礙於法理則雖至親切懇而未嘗曲從焉門庭之內不許雜人出入其伎倆乖巧之類尤所屏絕僮僕畏謹自應門以外無敢有怙勢使氣者卒然過之或不知其爲公相家也酒戶甚大而平居不輒近杯勺尤遠聲色前後奉使率在紛華盛麗之地而持戒甚嚴居家不問生產殖利事先業外不長尺寸被

服不爲華靡辭受謹嚴亦不爲已甚再使虜中其例
得物貨悉留置灣上不以入橐中旣蚤顯而貴常自
視歛然無一毫矜高意交際恭謹雖於幼賤未嘗加
以傲惰間或退處鄉里與舊時父老子弟過從飲讌
真率樂易賓主歡然兩忘其名位焉接遇僚屬豈弟
有容不以苛節相責望南尚書二星非素交也晚以
銓郎事府君心服其雅量嘗謂人曰婁公盛德吾爲
其所包容久矣每語及先輩例稱某爺朋友自十年
以上罕呼其字尤不輕雌黃人物雖詞章筆札之末
苟出於前輩名賢則未嘗率意評斷焉勤敏過人每

公退賓客盈門自朝至暮應接不倦書疏擁併必皆
手答無一筆鹵莽至歲時贈遺存問一切包裹封題
亦皆自其手爲之雖子弟請代而或不肯焉此雖小
節亦可見其日彊之効矣蓋府君資稟甚粹自然近
道又少服文正公小學之教培養根本且喜看洛建
諸書及名臣錄自警編以爲受用之資故考其日用
動靜而不合於道者蓋寡顧以雅性謙退不欲以學
自命世亦不以是名歸之而逮其臨沒顧語不肖孤
等曰吾於此學實未嘗一日忘而所恨立志不篤不
能實用其力耳然於持敬一事猶可勉及但覺見解

不逮冀以餘年從事於此今無及矣嗚呼此可以見其平日所存矣尊慕儒賢致其誠敬於尤春二先生雅視以師道所存言論行事率多取法其或有疑於心質問箴規禮恭言遜雖所見終未合而絕不隨衆非議亦未嘗遽伸已見以自主張二先生亦深相引重同春嘗告於孝廟曰近日年少中如金某及閔鼎重經席之上不可一日無尤齋於晚年契許尤至每作府君書必先起草楷寫曰尊敬名賢禮當如此云始府君釋褐正當孝廟初元文正公方以純德大節爲國元老而府君以其孫妙齡秀發連捷魁科

大爲 上下所屬望而初入臺閣再論事忤旨去及後侍講經帷恩顧日渥進塗大闢甫踰三十典文衡掌銓柄登擢之早 國朝以來不過一二人然類皆乘變故挾勲名不次超躡若其積資養望從容平進如府君者蓋未有焉至其大拜年僅四十四而人猶以爲遲則時望之隆可知矣然府君恬穆自將絕不喜馳逐推挽以樹立門戶爲事此實文正公家法而亦天性然也以故世之頡頏論議翕翕交遊爲名聲者不甚親附而府君亦視之不屑也事上奉公忠順勤恪雖秉正論守成憲而本之以仁恕行之以寬簡

未嘗以矯訐爲直矜衒爲能尤惡刻核苛細爲已甚者前後在臺閣所搏擊甚少他所歷官司亦無赫赫暴人耳目者然遇事無大小難易一主於詳慎凡係論議簿書人謂可兩言而決者必反復稱停務得其當而後已故立朝四十年終始雍容於繩墨之中而無過差焉國家所最重者銓柄文衡自昔居者鮮克免於瑕類而府君在銓地十經大政甄敘無所苟再典文衡屢掌貢試所取必得知名士以此雖久兼重任而疵議鮮及其後代者數公輒皆不久而躡永安尉洪公柱元益歎府君爲不可及云自初入相適在

佞邪得志正論消亡之際竭誠盡言隨事匡救冀有
以感格幹旋 上意願澆不悅而讒間乘之封 陵
議禮之釁次第起矣然 顯廟終察其貞亮可倚任
故眷眷不置今 上嗣服猶處以顧命大臣而事益
無可爲者及其一疏抗言以折章蔡之謀則雖重被
竄謫以去而彝倫實有賴焉庚申再入中外想望風
采 上亦尊寵優異虛已以聽禮貌之隆他大臣莫
及府君益感激忘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大要以講
學正心敬天恤民戒喜怒去私意嚴宮禁節財用爲
先每入對筵席色溫氣和其所敷奏詳而不支直而

不肆引據經義明白懇切左右莫能措一辭於其間
上亦輒爲傾聽焉府君少以文學進未嘗一試吏
任其材具經緯無所槩見而奉使北關日老峰閔公
與之論事累日始歎服曰某台之清範雅操固所共
知而不料其政事才又如此也及爲宰相益諳練明
習每裁決軍國機務叅稽衆論不顯主已而商確詳
密鮮有遺失其在朝堂風範肅然不動聲氣而體貌
自尊驪陽閔公維重嘗詫謂人曰近日廟堂尊嚴數
十年來所未有云時士類咸集於朝以府君爲領袖
府君益勸上召致大老共圖國政旁招遺逸出入

經筵蓋將聚精會神協贊維匡以成元祐少康之治而時議遽已掣肘矣始誅除亂逾廓清朝廷實自一二勲戚士類初亦許其功旣而年少好名之徒倡謂勲戚不可與同事專務深詆峻攻以相歧貳府君以謂勲戚與士類其塗固分然今之勲戚本自士類中人且有安社稷之功苟非專擅濁亂罪惡彰著不宜排擯已甚若仇敵然故於一切攻勲戚之論少所助與年少輩始不快於府君矣及其屢辨兒房密啓及璽獄本末則時議益譁然以府君爲庇護金益勲而尤齋之再入朝也年少輩始謂其必助已旣而不

能盡如其意則輒稍稍侵詆使其不安去而猶外惡其聲陽爲尊慕也者府君深惡其情屢因事顯斥以此益爲年少輩所不平及其輾轉乖激以至尼尹之爭而朝議益潰裂不可復合矣府君平生不爲猜妨以待物亦不爲牢籠以取人嘗言吾本少機變又見先祖考平生言行皆信心而行未嘗計較利害其自幼所目習者如此故於機關權數自不能爲也以此雖知與年少輩相左而終不肯俯仰苟合以息謗沽譽雖素善府君者亦頗病其不能延攬後進以樹桃李而乃府君之意則嘗以李文靖所處爲是且嘗謂

國家之置臺閣固使之糾劾百僚論執時政而若臺閣有過失則唯大臣可以規正故意所不可輒率口指斥尤裁抑其浮薄喜事者不少假借然於其言之善者未嘗不勸上聽納而至其觸忤被譴則又未嘗不極力救解也文正公最嚴於陰陽淑慝之辨嘗以爲君子小人決不可並立而世之號爲持公論者顧欲調停兩間以爲平其實只是私意府君自少服膺此訓故當軸八年未嘗爲調停之論時議旣力攻勲戚排笮大老以快一番人之心而又欲叅用其人以塞他日之禍府君深不韙之及吳獄之成議者輒

以日後事爲言則府君引義斥之尤嚴蓋府君嘗以
司馬公天若祚宋必無此事爲心而范忠宣陰爲他
日自全之計爲戒此其所以動與時議相背而特被
奸兇所仇嫉以成沒身之禍者也然府君仁心惻怛
秉志公平於奸黨實未有怨惡之私故庚申之獄

明聖大妃歎曰金相累年竄逐之餘少無乘快洩憤
之意可尙也雖羣小亦豈不知此而特以士類之中
自生崖異反使奸黨藉口媒孽豈不痛哉府君長身
秀眉日美髯聳鼻符采清潤雖在千百人中朗朗特
出如玉山高峙每大朝會垂紳搢笏張拱儼立廷中

咸曰屬以爲祥麟威鳳 孝廟時隨駕迎虜使虜使
一見歎曰文彩彬彬容貌堂堂真所謂人傑地靈也
李尙書慶徽書報於其季相公慶億如此云乙丑虜
使之來禍機叵測舉國洵懼府君往接館中舉止極
從容虜使嘖嘖謂譯輩曰真閣老也在中國亦不易
得因指僚相之在次席者曰彼何咕囁然不爲首相
之端重耶其爲夷虜所敬服如此於是人心倚以爲
重而事機之緩亦不無所賴云府君於文藝天才極
高讀書數行俱下猶不以畧綽解悟爲能必反復玩
繹務底融釋而後已爲文典雅有體要絕不爲浮夸

新巧語晚更結構緻密淘汰精鍊殆無瑕隙可指尤
長於章劄至其論辨得失勘覈情偽辭嚴意緊人莫
能奪句語清圓不事雕飾而聲調諧和情境妥適要
之得於李唐者爲多文正公每稱其詩文曰明緊着
題有用之文又賞其駢儷目之以適麗至其登科時
所爲南薰琴銘則曰雖進之中國可以中選云有文
集二十八卷行于世夫人安定羅氏海州牧使星斗
之女凡生九男一女男長昌集文科時任開城留守
昌協文科叅判昌翁昌業俱進士昌緝生員昌立餘
並夭女適完山李涉昌集娶朴世楠女生二男濟謙

好謙二女閔啓洙閔昌洙昌協娶副提學李端相女
生一男崇謙五女徐宗愈李台鎮吳晉周餘未行昌
翁娶吏曹正郎李世長女生三男養謙致謙厚謙二
女尹世亮李德載昌業娶宗室益豐君涑女生三男
祐謙彥謙信謙一女趙文命昌緝娶縣令洪處宇女
生一女李望之昌立娶吏曹判書李敏敘女無子早
沒以厚謙爲後一女李彥臣內外曾孫若干人

書

上尤齋先生書

己巳

孤子昌集等泣血稽顙再拜上尤齋先生執事昌集

等積惡在躬得罪神明慘毒之禍延及于先考不孝無狀既不能從闕下擊鼓上言以白其冤又不能伏歐刀自裁以身從于地下徒自投血扣胷叫呼冤屈而穹壤茫茫竟無所及昌集等不孝之罪上通於天雖滅死千萬不足以自贖矣第竊念先君今日之禍雖千載之下必將有流涕而悲之者獨其平生志意行業所以內承先烈外殉宗國庶幾自靖而無愧者則非得當世之賢知心事者一言闡發以爲定論則後之人亦將無所考焉顧先君平日執友旣皆早世不在其幸而在者言語文字未必能爲天下後世

重而若其他所謂賢人君子者則於先君之心事本
末又未必深知而發明也是以自變故以來所望以
爲不朽託者惟在於先生而先生之禍亦朝夕不可
測尙覬神明扶相終得全安而早晚叩此哀懇有日
也今則嚴命旣下大禍垂及一朝不諱此事遂將永
已不肖孤等將無以藉手而庇先君之窀穸此真朱
夫子所謂原之壹鬱而不見伸於當時者又晻昧而
不見白於後世也此尙何忍言此尙何忍言哀誠區
區不自已或意琅璫纏徽之中或有暮夜休息之間
則以先生之哀死愍生或肯出一語以表其墓亦未

可知故輒錄先君平生官歷行治大畧以稟于下執
事顧以荒迷忽遽不能年經事緯廣記備言如狀譜
之爲伏乞矜念而財處焉先君安東人始祖高麗太
師宣平祖左議政文正公尙憲考同知中樞府事光
燦妣貞夫人延安金氏清州牧使琰之女以崇禎己
巳八月初一日巳時生先君子大寺洞外氏第五歲
金夫人見背鞠于外祖母鄭夫人八歲始受書十一
歲文正公在安東書寄九容四勿以勉之十三歲鄭
夫人卒同知公取以歸文正公側文正公奇愛之日

親授學

一日早起問寢文正公方梳頭所落髮皆親自收拾無遺仍謂先君曰身體髮膚受之父

母不敢毀傷此人子之孝也故凡頭髮爪甲皆當如此護藏小子當知此意也其隨事教戒皆此類云

先君既服習其教又能自肆其力於程課外文辭蔚

然驟長文正公亟稱焉是冬文正公被拘北行先君

留落嶺外為學愈益不懈十四隨祖妣李夫人喪還

揚州之石室文正公亦自虜中脫歸先君侍居焉正文

公之歸也先君迎拜於棧州時賓客長者滿座而文正公呼坐膝前執手移時不釋嘉喜之色溢於顏面

蓋見其峻茂特達重加期待云十七始出試泮宮所為詩古雅典質

不襲科曰中一語大學士澤堂李公取以居首曰是

可以變近世文體也明年須得此子為壯元既而李

公坐事罷去不得考司馬試然先君竟亦居魁多士

屈首推服無敢異議時先君年僅十八自以弱歲驟
冠多士深畏懼焉間數年不就場屋惟留意性理家
言以培養根本二十三擢謁聖文科第一人讀券官
白江李公致書于文正公曰忝冒貢院實賀得人二
十八中重試第二人陞通政三十一陞嘉善三十四
拜兩館大提學陞禮曹判書明年拜吏曹判書戊申
遭同知公憂辛亥特陞判義禁俄進拜右議政時年
四十四輿論猶以爲晚焉乙卯竄配靈巖戊午移鐵
原庚申特拜領議政丁卯去位己巳二月安置珍島
閏三月二十八日有後命遂以四月初九日巳時棄

諸孤于島中嗚呼痛哉先君立朝三十九年所踐歷
不可悉計在堂下爲成均館典籍直講吏兵曹佐郎
京畿都事侍講院司書文學輔德司憲府持平執義
司諫院正言司諫弘文館修撰校理應教議政府舍
人司僕寺正兼春秋館記事官記注官編修官校書
館校理中學漢學教授備邊司實錄廳郎廳知製教
賜暇湖堂同選諸公皆一時之儔而大學士蔡公特
推公爲主文手有直傳衣鉢之意儕友間
每指蔡公爲堂上爲吏禮刑曹叅議兵曹叅知大司
先君知己云諫副提學承政院承旨兼承文院副提調嘉善爲吏
禮曹叅判大司憲行都承旨大司成大司諫副提學

兼同知經筵義禁府春秋館成均館事藝文提學都

摠府副摠管資憲正憲為禮刑曹判書議政府右叅

贊行大司憲兼知經筵義禁府春秋館成均館事都

摠管 元子輔養官 世子左賓客而為吏判者凡

四大提學則自守而至於行而至拜相猶命仍兼則

國朝故事僅若而人大匡則議政外領中樞判中樞

領敦寧兼 世子傳此其大槩也始先君釋褐正當

孝廟新化時文正公方用純德鉅節為一國大老

而先君以其孫妙齡秀發連捷魁科大為傾朝所屬

望初拜正言再論事忤旨去自是久不得入臺閣及

後侍講玉堂恩顧日渥進塗大闢焉先君旣早負重
望標舉絕人所交友皆一時名勝然雅性恬穆莊重
不喜馳逐推挽以樹立門戶此盖文正公家法也以
故世之頡頏論議翕翕交遊爲名聲者不甚狎附而
先君亦視之不屑也持論處事一主於平正的當不
矯訐爲直不矜衒爲能而尤惡刻覈苛細爲已甚者
故前後在臺閣所搏擊甚少至他所歷官司亦無赫
赫暴人耳目者然秉正論守成憲雍容於繩墨之中
而無過差焉在銓曹凡經十大政甄敘公明不以私
撓法再典文衡屢掌貢試所取必得知名士是以雖

久兼重柄而人不得議其瑕類焉其後朴公長遠代先君爲銓長趙公復陽代主文柄皆坐眚被叅或受譴永安尉洪公柱元益歎先君以爲不可及云及爲相自以無經濟才古大臣事業固不敢望而至於輓近爲宰相者君德闕失不以爲己責而一付之臺閣此非輔弼匡救之義故專以是自任焉時倖相積重爲言者所指斥去天怒大震譴罰相隨屬先君慨然憂懣隨事極論前後劄陳筵對反覆不已遂以此失上意而讒人隨以碁間然顯廟終察其貞亮可委任故賓廳議禮之後旋拜左相眷注不替

顯宗大王

嘗於私覲語豐陽君張公曰許積眊昏難獨任予欲用金某委任責成未幾果有左相命至於

憑几之際而所以勉諭慰安者甚丁寧焉及今上
嗣服禮貌猶隆而先君痛羣小欺上冲幼陰附亂
宗肆爲不遜語侵逼東朝以爲此關國家倫紀不
可不一爲上言之以冀開悟遂因災異上劄數千
言極論鑄字遠嗣基等誣悖狀劄入上下交怒反以
先君爲離間兩宮而罪之至於鑄之照管字遠之
家人卦其徒曲爲之離析經訓傳會前言以證其無
雅心而謂一時耳目可掩矣及至今日乃敢有直斥
先后事擬之於忠順之垂簾者其人卽先君當日

所斥以爲無忌憚之甚者也彼此旨意前後一轍果
可得以掩乎蓋是時先君之劄一出而賊鑄輩心肝
固已劓在肉案上人人得以見之矣是以身雖摧敗
而羣小之搖撼 東朝者計亦少沮此豈非先君之
功哉先君在謫六年士望益重庚申赴朝之日都民
加額聳觀如司馬公故事時羣賢彙征咸以先君爲
領袖而 主上亦尊禮優異虛已以聽先君方且鞠
躬盡瘁聚會精神以成元祐小康之治而時議遽已
掣肘矣始誅除亂逆廓清朝廷實自一二勲戚士類
初亦許其功旣而年少好名無遠慮者倡謂勲戚不

可與同事專務深詆峻攻以相歧貳先君以爲勲戚
與士類其塗固分矣然今之勲戚亦自士類中人且
有安社稷之功苟非罪惡彰著不宜排擯已甚若
仇敵然故於一切攻勲戚之論少所助與年少輩始
不快於先君矣及璽瑛之獄言者攻金益勲益急至
或致疑於獄情虛實先君以爲璽瑛逾節本無可疑
益勲訶察實有所受今以發告之不審遂疑此獄爲
無實而欲深罪益勲則不可於是時議益譁然以先
君爲庇護益勲而大老之再入朝也年少輩始謂必
助已旣而不能盡如其意則輒稍稍侵詆使其不安

去而猶外惡其聲陽為尊慕先君深惡其情屢因事

顯斥以此益為時論所不平而輾轉乖激至于尼尹

之爭而極矣先君平生不用機關權數籠絡人先君臨終

謂不肖孤曰余性稟本少機變又先祖考平生言行不計較利害信心而行余自幼少所見者如此故於

機關權數自不能為也雖知與年少臺閣相左而終不肯俯仰

苟合以息謗沽譽且謂國家之置臺閣固使之糾劾

百僚論執時政而若臺閣有過唯大臣可以規正故

意所不可輒率口指斥尤裁抑其浮薄喜事者不少

假借然於其言之善者未嘗不勸上聽納而至其

觸忤被譴則又未嘗不極力救解也文正公最嚴於

陰陽淑慝之辨常以爲君子小人決不可並立而世之號爲持正論者顧欲調停兩間以爲平其實皆是私意先君自少服膺此訓故當軸八年未嘗爲調停之論時議旣力攻勲戚排軋大老以快一番人之心而又欲叅用其人以塞他日之禍先君深不韙之及吳獄之成救者輒以日後事爲言則先君引義斥之尤嚴此則不但爲一吳獄也蓋先君常以司馬公天若祚宋必無此事爲心而范忠宣陰爲他日自全之計爲戒此其所以動與時議相背而特被奸黨所仇嫉以成今日之禍者也至於堅柙之獄奸黨之辭連

被逮者甚多而先君承命按治輒憂其濫在前後議
讞率多平反如柳赫然團束峽屯爲賊堅之資斧而
先君以其 三朝宿將特請減死李元禎請復體府
爲諸賊所援引而以其情節未著一問卽釋於是外
議皆咎先君治獄太緩謗言蜩起 明聖大妃嘗曰
金相累年竄逐之餘遽當大獄而按治明允少無乘
快洩憤之意可喜也觀此則先君之於治獄有失出
而無失入可見矣及後赫然元禎出賊招益狼藉無
可復原則雖先君亦無奈何矣而今反以二人之死
並爲先君罪嗚呼其亦誣矣且當時大臣有司承命

治獄者不獨先君一人而今日之禍偏集於先君者以先君德望素高爲累聖所最眷遇羣小之意唯恐一朝天心悔悟則先君必首先柄用故其忌之特甚以至於此然先君之所見忌不但在於羣小而尤在於難言之地則其所交構醞釀以成此禍者又何可勝道哉又何可勝道哉嗚呼痛哉嗚呼哀哉先君治命歸葬故山且舉牛溪先生晚年遺戒爲言及喪柩重不可以馬牛運而海島去故山千餘里人皆憂返葬之難旣而一路人士知與不知聞風來吊奠酌賻襚相屬於道又各出力運柩以次達于故山嗚

呼此可見先君德義之深而人心秉彝之天固非一

時威福所能殄滅也

喪柩所至田叟村女與行旅之過者無不咨嗟哀恨往往有哭

而送者且二十八日後命之下都民大小皆驚號失聲曰奈何殺此賢相至或戟手罵時人是夜天忽無

雲而雷終夜虩虩勢若破山人以為天意可見云

卜兆於揚州粟北里某坐

某向之原距先山數里許以禍機之亟也不克遵三

月之制將於今五月十四日殺禮渴葬焉嗚呼哀哉

先君長身秀眉日美髯聳鼻顏貌渥如也雖在千百

人中朗朗特出若玉山高峙每大朝會垂紳搢笏張

拱儼立廷中咸目屬以為人中之麟鳳

乙丑查使之來先君從

上至南館其上使即彼國驍將號為沈雄者曾破吳三桂立功一見先君心異其容儀偉重動容噴舌曰

彼儼然而坐者真大臣也
雖在中國亦優爲閣老矣
風範端凝若不可干而卽

之和氣襲人有芝蘭之薰酒所談讌文彩映發尤令人
亶亶親嚮不欲捨去也天稟甚粹清明溫直自然
近道少服文正公小學之教飭躬制行一以莊敬爲
主平居終日危坐肩背竦直雖婦孺在前而如對大
賓言辭簡重未嘗妄發唯於意所傾倒纚纚語如貫
珠而亦不輕爲諧笑也在 上前進退周旋不爽尺
寸雖祁寒盛暑俯伏惟謹手足亦不移動陪祭 太
廟徹曉植立如泥塑人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未
嘗有變也閨門之內恩愛篤摯而尤謹於禮居憂三

年不脫衰經事兩兄如事父退憂公在服中得疾甚
瓿先君累月侍之日夜不去側時方盛暑閉戶坐深
室中流汗被體蚤虱遍衣傍人視之若不可堪而終
無勞倦之色名位絕早顯國朝以來殆少倫比而謙
遜退下少無矜高意接人無老少貴賤一於恭勤尤
不輕雌黃人物雖詞章筆札之末苟出於先輩古人
則未嘗率意評斷焉勤敏過人每公退賓客盈門自
朝至暮應接不倦書疏酬答未嘗停滯而亦無一筆
鹵莽至歲時贈遺親族存問故舊皆自己手爲之雖
子弟請代而或不肯焉此雖細行亦可見日彊之實

矣蓋先君於臨命日顧謂不肖孤等吾於此學實不曾一日忘恨立志不篤不能實用其力然自度於持敬一事可勉以及唯見解不逮冀以餘年從事於此今無及矣嗚呼此其淺深疎密之際固非不肖孤等所敢知而竊觀於平日言行則其所以持守涵養者槩可見矣方後命之下急足來報金吾郎少刻當到舉家號哭村隣鼎沸先君晏然不少動進不肖孤等語之曰今日事久已自料何足驚也余本無才無德而魁科文衡位躋上相盛滿過分無恠有今日也且靜冲兩賢皆未四十而遭此禍吾今年踰六十亦復

何恨但愛君一念自謂不後於人而終陷大僂孤負
國恩此爲慚痛耳然世變無窮名節難保今日之死
安知不爲人所羨也又曰余雖無才無德實無傷人
害物之心前後承命治獄明或未允則有之至於故
意羅織以戕殺爲快則自顧無是也又曰昔靜庵臨
命聞南袞爲相曰吾死宜矣今張某爲內乘尹鐸吳
始壽雪冤復官吾安得不死亦安用不死哉又謂從
子昌直曰近觀國事罔極少無欲生之心雖自決而
死亦所欲焉今承朝命死實無恨但伯氏衰年以我
之故將未免傷懷不能不耿結矣

先君被謫以來每
與家人語唯以國

事罔極倦倦憂傷至於怨恨又教誡諸孤最以交游論議爲戒

且歷舉文正公嘉言懿行處置後事甚悉取筆作伯

仲二公及一家諸人告訣書數紙且寫二絕以見志

既又寫高山一曲及黃山八卦亭詩高山卽朱子武

夷棹歌韻前歲先生所命而八卦亭卽南尚書龍翼

韻竹林院儒所屬也皆命早晚傳去孤昌業曾有盆

梅詩請和領之而未就也至是試以爲言先君卽口

占書示辭意清切寄託益深婉蓋自聞命數日間辭

章筆札寢食言笑一如平日無少異焉金吾郎至先

君出聽宣旨就庭下四拜揖而坐從容問上候安

否方宣旨時左右觀者莫不涕下金吾郎亦嗚咽不成讀而先君則陽陽焉嗚呼痛哉嗚呼哀哉先君持守涵養之力人以爲至此始大可見而徒觀於平日言行者猶未足以盡其蘊焉昔文正公遭時大變身任綱常義烈震乎天下其本則不過持養深固不以死生動心而已先君今日所遭雖與文正公不同其從容處死不失所守則實有先祖之遺烈焉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識之矣雖然非先生上下於先君祖孫之間而深知其家學淵源則亦安能發揮此一着不肖孤等之所以深有望於門下而不能已者惟此而

已先君聰穎邁倫看書三四行俱下猶不以涉獵馳
騁見長雖尋常文字之易曉者必反復熟看用極鈍
工夫雖一字半句不十分融釋則不措故到老記性
愈強鮮有滲漏爲文辭典雅少作爲一以體要爲主
務去淺近靡曼尖巧之言篇成但覺其稱停甚當而
鍊汰極精若一無瑕圭璧不可指摘論事之文尤明
白剴切詳而有條理婉而有體度及其卞析淆亂勘
破情僞則辭嚴義確節節緊束雖自謂工於游辭者
無能解脫焉句語清省不加雕飾之工而調圓律叶
情境妥適要之得於李唐者爲多文正公亟稱其詩

文曰明緊着題真有用之文又賞其駢儷目之以適麗至見登科時所爲南薰琴銘則曰雖進之中國可以大闡云蓋先君之文不爲衰末浮夸之體而渾然端厚類其氣像亦可謂成一家則而其實平生所讀不能遍及經史讀亦不過四五十遍然且所就如此則可以見其天才矣先君有六男一女男昌集次昌協昌翕昌業昌緝昌立早夭女適完山李涉亦早夭昌集二男濟謙好謙昌協二男崇謙載謙昌翕三男養謙致謙厚謙昌業三男利謙彥謙順謙厚謙以先君命出後昌立諸孫名皆先君臨終時所定故雖幼

亦皆謹書云昌集等竊惟先君之受知於門下固有素矣又自甲乙以來則禍福榮辱實與共之論議出處無所不相謀而及至今日又同罹禍網後先見及後有良史修黨錮傳則先君之名必得附書於先生後如范孟博之於李杜矣此豈不千古光榮哉然區區之意猶以爲所不知良史他日之筆終不如先生今日一言之重故敢以爲請伏惟先生矜惠焉已已五月初八日不肖孤子昌集昌協昌翁昌業昌緝泣血稽顙再拜

竊嘗見先生平日所爲墓表文字大抵專主議論

如序記之體此固有所本矣然古人墓表亦多有直敘事行而不主於議論者蓋或不能樹碑碣於墓上則所以考其生卒官歷行治者只在於表刻故須以敘事爲主也今日禍變如此前頭事又不可知今此文字亦不可全沒事實恐當表出其資稟言行立朝始終而參以議論如史記屈原傳歐陽公石曼卿墓表之體則似爲得中伏乞財察僭易及此惶恐死罪

先君遺命墓道只樹短表而毋得張皇文字以取人譏笑其詳具在遺戒文字中今並錄呈又不肖

孤等試問尤翁若幸免禍則墓文當求於此老否
先君領之而曰尤翁人物議論固爲嚴峻而但意
所傾倒處則文字或過於稱美矣先君此言蓋有
微意恐先生不可不知故敢此布聞並惟下察焉
墓誌

先府君墓誌追記

代伯氏作

夫人安定羅氏牧使星斗之女生六男一女男昌集
叅議昌協大司成昌翕昌業俱進士昌緝生員昌立
早沒女適李涉亦早沒昌集二男濟謙好謙二女長
閔啓洙昌協一男崇謙五女長徐宗愈次李台鎮吳

晉周昌翕三男養謙致謙厚謙二女昌業三男利謙
彥謙季未名一女趙文命昌緝一女李望之昌立一
女無子子厚謙

右尤庵宋先生所撰先府君墓表

墓表見年譜

始府君

方遘禍而宋先生亦自耽羅被逮渡海不肖孤等
念此老不幸則先人不朽之託更無所望於是亟
具書爲行錄一通陰屬外弟李湛往候中路乘間
密圖然是時禍機益急緹騎環匝譏呵嚴密實未
易得間意謂只得數行語足矣而亦未敢幾焉矣
旣而李弟以是文至則府君平生行業始終畧備

而又系以銘焉蓋文成於羅州之日而銘則作於
長城之夜矣嗚呼非先生志氣偉然而持養深固
則安能於大命將摯之日而從容出此文於微纒
間哉斯誠古今所希有而幽明莫大之幸也乃今
世道更新幽枉昭雪宜以是刻之墓前揭示於人
人而顧其中尙有一二語可諱誠不能無過計之
憂俟異日徐爲之圖而姑先燒麓埋坎其妃匹子
姓本文不載故並追錄于其下不肖孤昌集謹識
崇禎紀元六十八年八月日燔造

說

四端七情說

四端主理言而氣在其中七情主氣言而理在其中
四端之氣卽七情之氣七情之理卽四端之理非有
二也但其名言之際意各有所主耳語類四端理之
發七情氣之發其意似是如此退陶說亦近此但其
推說太過剖釋已甚遂成二歧之病耳

人心有理有氣其感於外物也氣機發動而理則乘
焉七情者就氣機之發動而立名者也四端則直指
其道理之著見者耳不干氣事所謂不干氣事者非
謂四端無氣自動也言其說時不夾帶此氣耳觀四

者名目便見當初立言之意自與中庸樂記不同惻
隱羞惡尙與愛惡無甚異同而若辭讓是非則直就
道理說何曾干涉於氣以此推之四端之異於七情
可見矣

栗谷言四端不能兼七情七情則兼四端其實七情
亦不能兼四端栗谷雖以恭敬屬之懼恭敬之與懼
既不脗合而所謂辭讓則在七情又當何屬耶栗谷
又以知喜怒哀樂之當否爲是非而此亦未盡是非
之意要之聖賢論人心性情互有詳畧如子思論喜
怒哀樂亦槩舉情之大端而言初非謂四者之外更

無情也樂記雖更加三者爲七情而於子思所云却遺箇樂字則亦未爲無餘情也不獨此也大學正心章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亦情也而憂患又中庸樂記之所未言也至孟子而有四端之名則辭讓是非又前所未言然則所謂七情豈足以盡人心之用哉學者於聖賢之言要當各隨其所指而體認其名義意思反求諸吾心而審察其幾微運用正不必牽合同異排定名數以爲事了也

朱夫子論性情體用必以四德四端爲言而未嘗以七情分屬四德者非偶未之及也蓋知其難分屬故

耳至栗谷始有是說此姑就七情中可以分屬四德者言之則可耳若遂以七情一一分屬於四德則有不通者如以喜屬仁以懼屬禮費力說來雖若可通終有牽強安排處非自然的確不易之論也或疑七情既不可分屬四德則人心有性外之情乎曰不然也情豈有不發於性者但不當一一分屬各有攸主如四端例耳今且以喜言之則見父母而喜者仁之發也誅惡逾而喜者義之發也喜習俎豆之事者禮之發也喜分別事物是非者智之發也以欲言之則欲孝父母者仁之發也欲除惡逾者義之發也欲行

古禮者禮之發也欲卞是非者智之發也憂懼樂亦皆倣此此豈可專屬一性蓋性爲經而情爲緯經緯錯綜迭爲體用須如此看方爲活絡且似周盡

更詳愛惡哀怒却難與喜欲憂懼樂同例蓋凡愛哀皆屬仁惡怒皆屬義今若愛親屬之仁愛君屬之義如喜欲例則又太拘道理濶大最忌死殺排定作一例看

又惡怒雖皆屬義然見無禮於其親而怒之惡之者謂之仁之發亦無不可其他亦有類此者此皆道理錯綜處也

以七情爲主氣栗谷非之然此非謂七情不本乎理也雖本乎理而所主而言者則在乎氣耳是以子思論大本達道不曰喜怒哀樂之發是天下之達道也而必以發而中節者爲達道者正以人心氣機之動易於差忒須是循理而得其正然後可謂之達道也栗谷却云以七情爲主氣則子思論大本達道而遺却理一邊矣夫七情雖主氣而言發而中節則理便在此矣

理便在此一句當更商

何得爲遺理也程子好學論亦

曰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伊川非不知情之本乎理而其言如此者亦以氣爲主焉耳不獨此也古來

論七情者皆有戒之之意非若四端專以擴充爲言其爲主氣而言可見矣四端善一邊七情兼善惡四端專言理七情兼言氣栗谷之說非不明白愚見不無少異者所爭只在兼言氣一句耳蓋七情雖實兼理氣而要以氣爲主其善者氣之能循理者也其不善者氣之不循理者也其爲兼善惡如此而已初不害其爲主氣也退溪有見於此而此處極精微難言故分析之際輒成二歧而至其言氣發理乘理發氣隨則名言之差不免有累於正知見矣然其意思之精詳縝密則後人亦不可不察也

栗谷人心道心說善者清氣之發惡者濁氣之發曾見趙成卿疑之而彼時乍聞未契不復深論矣後來思之栗谷說誠少曲折蓋氣之清者其發固無不善而謂善情皆發於清氣則不可情之惡者固發於濁氣而謂濁氣之發其情皆惡則不可深體認之可見自中人以下其氣固多濁少清然見孺子入井未有不怵惕惻隱者此豈皆清氣之發哉若曰安知此時不適值其氣之清也則他日見此宜亦有不惻隱之時矣然而每見輒惻隱雖一日十見亦無不惻隱是豈每與清氣相邂逅哉蓋天理之根於性者隨感輒

發雖所乘之氣濁而不清而亦不爲其所掩耳然此且以常人言耳至於頑愚之甚平日所爲至無道者猝見人欲害其親則亦必勃然而怒思所以仇之彼其方寸之內濁氣充塞豈復有一分清明之氣特以父子之愛於天性最重故到急切處不覺真心發出於此可以見人性之善於此可以見天理之不容已此豈可曰清氣之所爲哉理雖曰無情意無造作然其必然能然當然自然有如陳北溪之說則亦未嘗漫無主宰也是以人心之動理雖乘載於氣而氣亦聽命於理今若以善惡之情一歸之於氣之清濁則

恐無以見理之實體而性之爲善也

或疑如此則善情宜無時無處而不發矣今不能然者何也此無他天理有本然輕重之差濁氣有分數多少之異而二者迭爲勝負焉耳今且以仁言之親親重於仁民仁民重於愛物而就親親而言父母之愛重於兄弟兄弟之愛重於餘親此天理輕重之差也自中人以下其氣有四五分濁者有六七分濁者有八九分濁者至於十分而極焉此濁氣多少之異也氣之濁者四五分則其情之發於愛物者已少而發於親親仁民者尙多也又降而氣之濁者六七分

則其情之發於仁民者亦少而發於親親者尙多也
又降而氣之濁者八九分至於十分則其情之發於
親親者幾希而亦不能不發於父子之親如向所云
者此蓋理氣相勝負之大畧也

或又疑如此則善惡之分固由於氣之清濁矣又何
以異於栗谷之說哉曰栗谷之說卽一人之心而分
清濁二歧以爲善惡之別也吾之說就衆人之稟而
較清濁分數以爲善惡之差也二說者相似而實不
同也今且以中人言之其所稟之氣清濁蓋亦相半
矣然所謂相半者不是清在一邊濁在一邊乃謂其

不甚清亦不甚濁耳不甚清故所發不能皆善不甚濁故所發不能皆惡於是乎隨其所感之輕重與清濁之分數相爲勝負而善惡分焉所謂輕重者向吾只以天理一邊言之矣今更以外誘對說當益明備如所感者天理之重而濁氣分數不足以勝之則其發爲善情所感者外誘之重而清氣分數不足以勝之則其發爲惡情此善惡之所由分也至若所感之天理與濁氣分數適相等則氣輒勝而善情過焉所感之外誘與清氣分數適相等則氣却不勝而惡情萌焉蓋氣強理弱正不勝邪又其勢然耳是以中人

農學系集
之氣清濁雖曰相半而惡情較多善情較少自是而上下其等差可知此吾說之意也若粟谷之言則似以一心之中清濁二氣不相混雜各以時迭用而善情之發必皆由於清氣而濁氣所發無復有善情竊意其未然爾

更思之稟氣清濁固各有本然之定分矣然而一人之氣宜亦有或清或濁之時蓋氣之在形質者雖一定而不可易若其運行於心者則固亦流動變化而不可拘矣於是乎清多者或有時而濁濁勝者或有時而清如天地之間二氣運行晦明不常亦其理然

也栗谷之說以此推之亦自可通其未安者只在於以善情爲專出於清氣耳然此亦須以本稟爲主本稟爲主故清者之濁濁者之清皆少而不能多暫而不能久不然則賢愚清濁無復定分而聖人之氣亦有時而濁矣豈理也哉

大槩人心善惡之分皆因乎氣而其端則有三焉本來稟賦一也隨時清濁二也所感輕重三也以此三者參互而曲暢之其義盡矣

又更思之氣之用事專在於意念公私之際蓋善情之騫然發出固未必皆乘清氣而到得商量計較處

農齋集
苟非其氣之清則其發於意念者無自以善矣

氣濁則欲多而私勝欲多而私勝則氣又益濁二者
反復相因至於氣之濁者日益深固則天理之在人
心者枯亡無餘而善情遂不發矣以此而言栗谷之
說就善惡之大分而要其極則其亦可也

氣至清者絕無惡情之發此見性之本無惡而惡只
是氣之爲也氣至濁者容有善情之發此見善之根
於性而氣終有不能蔽也善惡之在人心其有賓主
宗孽之分於此亦可見矣

或疑濁氣之發果亦有善情則孟子何以有夜氣之

論也曰吾固言之矣氣之濁者雖或有善情而蓋已甚少矣况私意惡念之傍生側出者無非此氣之所用事則其所謂情者終亦壅遏而不得遂矣須是養得此氣極清明然後所發無非善情而意念之緣情而生者亦無不善矣此孟子所以論夜氣之意也又何妨於吾說哉

喜怒哀樂分配春夏秋冬夏氣象意思無所不合但自此而遂欲分屬於四德如四端例則又不可蓋性之與情有本相統屬者有適同分配者惻隱之於仁羞惡之於義恭敬之於禮是非之於智是本相統屬者

也喜與仁之配春樂與禮之配夏哀與智之配冬是
適同分配者也其中唯怒與義既是本屬仍又同配
而要亦邂逅耳

統屬分配之異固如前所云矣又須知喜怒哀樂分
配四時亦是自然之理非人強以意安排也且如喜
時其氣自是和暢融洩此卽春生之木氣爲之也樂
時其氣自是滿盈發散此卽夏長之火氣爲之也怒
時其氣自是威厲嚴肅此卽秋殺之金氣爲之也哀
時其氣自是慘澹淒靜此卽冬寒之水氣爲之也天
人一氣固自如此非其氣象意思偶相似也

或疑四行之理卽四德也四德之氣卽四行也喜怒哀樂旣不分屬於四德則又何以四行之氣分之耶曰此等正是理氣經緯錯綜處但就實處驗之如向所謂誅惡逾而喜者其理雖原於義而旣曰喜矣則其和暢融洩自是木氣所爲於金氣何干推之哀樂莫不皆然蓋所乘之氣與所原之理不必盡同深體認之便見其錯綜變化不可拘之妙却令人意思活動

四端主理而言故纔說惻隱便見其爲仁之發纔說羞惡便見其爲義之發辭讓是非皆然蓋理無不善

而其體用又各有定分不容差互故即其端而可知

其所自來也若七情則主氣而言故但說愛未定其

為仁之端但說惡未定其為義之端

愛惡固屬仁義而如愛貨色惡

正直未可謂仁義之端也

他情皆然蓋氣機之動或循理或不循

理不能信其皆善也此是一說又但說喜未見其原

於何理但說樂未見其原於何理

向所謂見父母而喜者仁之發誅惡

逆而喜者義之發是也

懼與欲亦然蓋理氣經緯迭為體用而

不可定其所自來此又一說也然則即七情而覓四

端終不可得乎曰何為其不可七情固非無理而自

發者觀其所發何自則四端於是乎見矣向吾所云

乃謂其但見其名不可定其善惡又不可定其何所
自耳此無他以其主氣而言也

喜怒哀樂外如愛配春木惡配秋金亦甚分明而懼
欲當何所配竊謂懼當配冬水欲當配春木蓋懼有
收斂閉藏意欲則近於愛耳然欲之甚而至於重滯
沈溺則其意又近於冬水此當更商

...

...

農巖續集卷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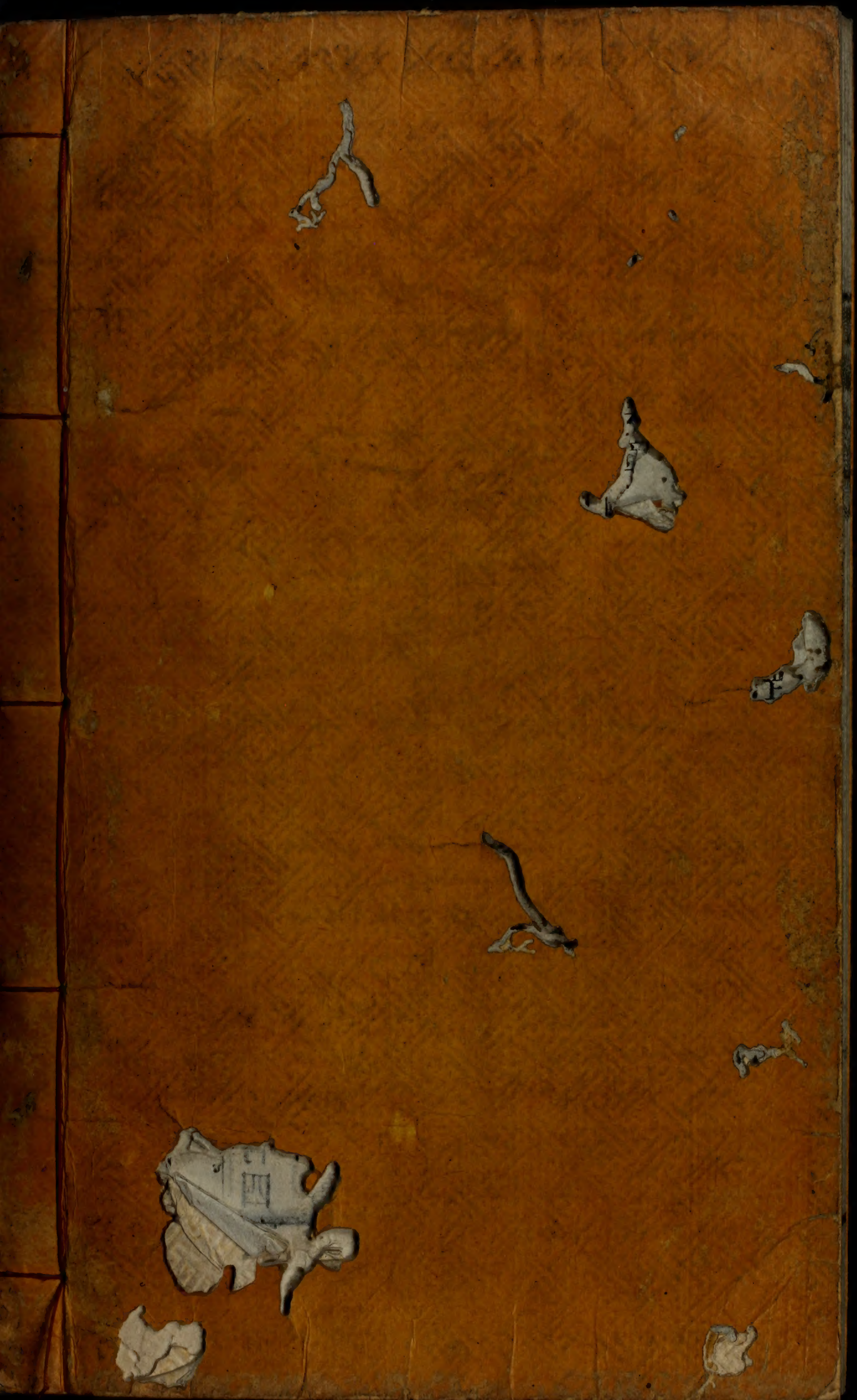
跋

我先祖農巖先生下世之越三年文集成又百有四
十餘年而續集始刊蓋有所慎重者焉然先生之書
不備則凡在後學猶有餘憾而遲其成矣續集凡二
編首載文谷先生家狀一通繼以上尤齋請誌書一
則以四端七情說終焉先生早承家學淵源有自而
其闡明心性之奧旨開示後學於無窮者實有發前
人所未發以接夫洛閩之正脉者也若其蒼黃哀實
之際敘述先德質大賢以圖不朽則豈非我先祖憂
患而得其正者歟第藏弄有年不敢遽出以俟百世

之論而竊懼世遠言湮靡所據依止爲一家之訓不
肖乃敢校訂首尾付諸剞劂以備原集之未備者非
敢曰表章斯文庶與一二同志者講明遺學云爾
上之五年甲寅仲秋上澣五代孫洙根謹識

原以四... 蘇首... 入... 十... 夫...





集續巖曲

下